公羊的节日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公羊的节日》（1）
- 《公羊的节日》（2）
- 《公羊的节日》（3）
- 《公羊的节日》（4）
- 《公羊的节日》（5）
- 《公羊的节日》（6）
- 《公羊的节日》（7）
- 《公羊的节日》（8）
- 《公羊的节日》（9）
- 《公羊的节日》（10）
- 《公羊的节日》（11）
- 《公羊的节日》（12）
- 《公羊的节日》（13）
- 《公羊的节日》（14）
- 《公羊的节日》（15）
- 《公羊的节日》（16）
- 《公羊的节日》（17）
- 《公羊的节日》（18）
- 《公羊的节日》（19）
- 《公羊的节日》（20）
- 《公羊的节日》（21）
- 《公羊的节日》（22）
- 《公羊的节日》（23）
- 《公羊的节日》（24）
- 《公羊的节日》（25）
- 《公羊的节日》（26）
- 《公羊的节日》（27）
- 《公羊的节日》（28）
- 《公羊的节日》（29）
- 《公羊的节日》（30）
- 《公羊的节日》（31）
- 《公羊的节日》（32）
- 《公羊的节日》（33）
- 《公羊的节日》（34）

- 《公羊的节日》（35）
- 《公羊的节日》（36）
- 《公羊的节日》（37）
- 《公羊的节日》（38）
- 《公羊的节日》（39）
- 《公羊的节日》（40）
- 《公羊的节日》（41）
- 《公羊的节日》（42）
- 《公羊的节日》（43）
- 《公羊的节日》（44）
- 《公羊的节日》（45）
- 《公羊的节日》（46）
- 《公羊的节日》（47）
- 《公羊的节日》（48）
- 《公羊的节日》（49）
- 《公羊的节日》（50）
- 《公羊的节日》（51）
- 《公羊的节日》（52）
- 《公羊的节日》（53）
- 《公羊的节日》（54）
- 《公羊的节日》（55）
- 《公羊的节日》（56）
- 《公羊的节日》（57）
- 《公羊的节日》（58）
- 《公羊的节日》（59）
- 《公羊的节日》（60）
- 《公羊的节日》（61）
- 《公羊的节日》（62）
- 《公羊的节日》（63）
- 《公羊的节日》（64）
- 《公羊的节日》（65）
- 《公羊的节日》（66）
- 《公羊的节日》（67）
- 《公羊的节日》（68）
- 《公羊的节日》（69）
- 《公羊的节日》（70）
- 《公羊的节日》（71）
- 《公羊的节日》（72）

内容简介

阔别祖国三十五年的乌拉尼娅回到了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三十五年前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冷血独裁者特鲁希略的统治下，乌拉尼亚的父亲卡布拉尔正是这位独裁者的得力助手。三十五年后，卡布拉尔已老，他行动不便更是丧失了语言功能。乌拉尼娅的姑妈不能理解为何乌拉尼娅从不曾探望自己父亲，面对质问，乌拉尼娅缓缓诉说起三十多年前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政治阴谋，还有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秘密……

多米尼加共和国前独裁者特鲁希略，这个被描绘为魔鬼的独裁者曾对三百多万多米尼加人施行了极端残酷的暴政，在他三十多年（1930－1961）的专制统治下，整个国家成了人间地狱。小说通过杜撰的一个女人的所见所闻，再现拉美最血腥的独裁统治。

作者简介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 ）当代文学大师，小说家、戏剧家和批评家，拉丁美洲作家的杰出代表。

出生于秘鲁阿雷基帕。一九五九年，以《首领们》初获文名，一九六二年出版代表作《城市与狗》，又著有《绿房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公羊的节日》等多部小说，以及《塔克纳小姐》、《琼加》和《阳台上的疯子》等戏剧作品，二○○三年又有长篇新作《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问世。

《公羊的节日》（1）

一

乌拉尼娅。父母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可没带来任何好处，它让人联想到天王星和铀矿，联想到其他什么东西，但是绝对不会想到一个苗条、清秀、面孔皮肤光洁、大眼睛又黑又亮、镜子里总是照出一丝愁容的美丽姑娘。起名乌拉尼娅，真是荒唐！幸运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称呼她了。如今人们叫她乌丽、卡布拉尔小姐、卡布拉尔女士或者卡布拉尔博士。据她回忆，自从离开圣多明各（那时还叫特鲁希略城呢，因为她走的时候还没有恢复现在的首都这个称谓），无论她在阿德里安、波士顿、华盛顿，还是纽约，就再也没有人称呼她乌拉尼娅了。可是此前在家中和圣多明各学校里，父母、嬷嬷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正确地说出这个她一出生就被迫接受的荒唐名字。是谁给她起的名字？爸爸？妈妈？姑娘，如今再想查明这件事情已经太晚了：母亲已经到了天国；父亲虽然活着，但是由于中风，已经跟死了差不多。你永远也别想弄明白了。乌拉尼娅！这个名字真荒唐，如同当年非要把圣多明各改成特鲁希略城一样令人感到耻辱。这会不会又是她父亲的主意呢？

她等待着从房间的窗户看海景，这是哈拉瓜大饭店的第九层。终于，她看到了壮观的场面。夜幕在短短的几秒钟里迅速退去，地平线上蓝色的光辉飞快地上升，这是她四点钟醒来以后就期待的景致。她尽管吃了安眠药，却仍然睡得不沉。

深蓝色的海面上不时卷起一波波浪花，目力穷尽之处是水天交界的灰色地平线。海滩边，带着泡沫轰鸣的波涛撞击着防波堤，从堤岸可以眺望到一段段隐藏在棕榈和扁桃之间的道路。从前的哈拉瓜大饭店与防波堤正面相对，如今换到侧面来了。记忆把她带回父亲拉着她的小手走进这家饭店餐厅的情景--是在那一天吗？父亲要和她单独共进午餐。侍者为父女俩安排了靠窗户的位子。透过薄纱窗帘，小乌拉尼娅看到了宽敞的花园、有跳板的游泳池和嬉水的人。在摆设着矢车菊和康乃馨的西班牙式的座池里，乐队演奏着默朗格舞曲。是在那一天吗？

她高声说道："不是！"从前那座老饭店早已经推倒重建了，现在这里是一座玫瑰红加黄玛瑙色的高大建筑物，三天前她到达圣多明各时着实让她吃了一惊。

乌拉尼娅，你回国对吗？你要后悔的。你可是浪费了整整一周的假期啊！你放着那么多长期以来渴望看一看的国家、城市和地区--例如，阿拉斯加的大山和湖泊--不去，偏偏要回到这个你曾经发誓永不回来的岛上。这是不是颓废的征兆？是不是人到中年多愁善感的表现？其实只是好奇而已。只是证明你可以漫步在这个已经不属于你的国家的城市的街道上，而丝毫引不起你的伤感、乡愁、怨恨、痛苦和愤怒。你是不是来面对父亲风烛残年的样子？你来这里是要弄明白：多年之后你看到他时会产生什么感觉。一阵寒噤从头传到脚底。乌拉尼娅啊，乌拉尼娅！你看看，这么多年之后你居然发现自己固执的、有条不紊的、从不气馁的脑袋里，除去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坚强品格，还有一颗柔弱、胆怯、破碎、善感的心。想到这里，她笑了起来。好啦，姑娘，别胡思乱想了！

《公羊的节日》（2）

她穿上便鞋、长裤、运动衫，用一个小网套束住长发。她喝下一杯凉水，刚要打开电视看新闻，马上就后悔了。她伫立在窗户一旁，注视着大海和防波堤，随后，扭头望另外一侧：一片片屋顶、一座座塔楼、一处处圆形屋檐、一座座钟楼、一簇簇生长在城里的葱茏树木。这座城市的规模可大了！一九六一年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只有三十万人。现在呢？有一百多万了。大街小巷、旅馆和公园，到处都是人！昨天晚上，她租了一辆汽车，绕着贝亚韦斯塔漂亮的环岛和观景台大花园兜圈子的时候，看到那里有许多散步的人，如同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使她感到自己像个外乡人。她小时候，走到大使饭店那里就已经是城市的尽头了；从那座饭店再往前就是庄稼地和庄园了。每到星期天父亲就带她去游泳的国家俱乐部，那时周围是一片空地，不像现在有柏油路、房子和路灯。

但是，这座殖民时期的城市并没有焕然一新，她居住过的街道卡斯圭也没有变化。因此，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们的家也几乎没有变化。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那个小花园，还是那棵老芒果树，那棵开红花的凤凰木依然长在花坛里，每到周末全家就在花园里吃午饭；双坡屋顶依旧，连接卧室的小阳台依旧，她经常跑到阳台上翘首盼望卢辛达和玛诺拉表姐妹的到来；一九六一年，她在多米尼加的最后一年，她常常在阳台上窥视那个小伙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过来过去，偷偷地看她一眼，但是不敢说话。房子里面是不是老样子呢？报时的老座钟是奥地利制造的，上面的数字都是哥特式的，钟面背景画着一幅打猎的场面。你父亲还是老样子吗？不是了。你已经从照片上看到了他的衰老；每几个月或者每几年，阿德利娜姑姑和其他远亲就给你寄照片，就给你写信，可你从来都不给她们回信。

她在长沙发上躺下来。黎明的曙光直射市中心；蓝天下，国家宫的圆顶和它周围灰褐色的大墙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快点走吧！过一会儿就让你热得受不住啦！她闭上眼睛，一种少见

的无力感占据了全身。她的习惯是活动、是不浪费时间，可是自从她踏上多米尼加的土地，日夜占据她心头的就是：回忆。“我这个女儿总是做功课，连做梦都在背书。”这样说你的人就是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部长卡布拉尔、“元首的智囊”卡布拉尔。他在朋友面前吹嘘说他女儿夺走了全部奖励，说她是嬷嬷老师树立的模范学生。他会在元首面前吹嘘自己女儿的优秀成绩吗？“元首，陛下，我非常希望您见见她；自从她进圣多明各学校以来，每年都获得‘元首大奖’。对她来说，认识元首，同元首握手，是她最大的幸福。小乌拉尼娅每天晚上都为陛下祈祷，愿上帝保佑您永远如钢铁般健康。她还为堂娜•胡里娅和堂娜•玛丽亚祈祷。请您赐给我们这份荣幸。我求您了，恳求您接见我们父女俩。我永远做您最忠实的仆人。您千万别拒绝我的请求：您一定要接见她。陛下！我的元首！”

《公羊的节日》（3）

你今天还厌恶爸爸吗？你今天还恨爸爸吗？她心里高声道：“已经不了。”可是怒火还在燃烧，可是伤口还在流血，可是沮丧还占据着心头、还在毒害着你的心灵，如同你年轻时那样--那时你拼命读书、工作，让学习和劳动变成遗忘一切的良药。那个时候你是真的非常恨他。你身上的每个细胞、你心里的种种想法和情感都在怨恨父亲。你曾经盼望灾难、疾病、意外事故降临到父亲头上。乌拉尼娅，上帝满足了你的要求。确切地说，是魔鬼实现了你的愿望。让脑溢血活活地折磨他，难道这还不够吗？让他十年来待在轮椅上，不能走路，不能说话，无论吃饭、睡觉、穿衣、脱衣、剪指甲、刮脸、大小便都依靠护士，难道这样慢性的报复还不够吗？“你还不满足吗？”“不！”

她喝下第二杯水，走出房门。此时，是早晨七点钟。到了哈拉瓜大饭店的一层，种种喧闹声迎面而来，这是她熟悉的气氛：叫喊声、马达声、高音喇叭的广播声、默朗格舞曲、萨尔萨舞曲、丹松舞曲、博莱罗舞曲、摇滚舞曲、说唱乐，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尖叫着互相攻击，吵闹地向她袭来。乌拉尼娅，这是故意在制造混乱，这是一种内心需要：自我麻痹，免得思考，免得有所感觉。这就是你的人民。还有让野蛮的生命力爆发出来，从而抵挡那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多米尼加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固执地附着在这个前理性、魔幻的形式上：渴望喧闹。（“是喧闹，不是音乐。”）

她不记得了，小时候，圣多明各那时叫做特鲁希略城，大街上也有类似的喧嚣。那时也许没有喧嚣；也许三十五年以前这座城市只是现在的三四分之一，一副乡下模样，与世隔绝，由于恐惧和奴性而显得昏昏欲睡；人人提心吊胆，对元首、大元帅、大恩人、新国家之父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充满了敬畏之心，那时人们不大说话，不大疯狂。今天，一切有生命的声音、汽车的马达声、收音机声、录音机声、喇叭声、狗叫、猫叫、人喊，仿佛

都用的是最大音量，都要表现各自狂喊、狂叫、狂响的最大能力（狗狂吠得格外厉害，鸟喳喳得格外起劲）。纽约算是天下有名的喧闹城市了！可是她在曼哈顿生活了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狂暴和刺耳的交响乐，而在这里她已经被喧嚣包围了三天。

太阳火一般地照射在棕榈树挺拔的树冠上，街道上坑坑洼洼，仿佛被轰炸过，到处都是水坑和垃圾堆，几个蒙着头巾的妇女在把垃圾装入袋中。她想："一定是海地人。"如今，她们不说话了，她们昨天可是哇啦哇啦说克里奥语。再往前走几步，她看到两个海地男人。他们光着脚，半裸露着上身，坐在木箱上。他俩的一侧，顺墙脚排列着十几幅色彩极为鲜艳的绘画作品。真的，这座城市、可能这个国家都充满了海地人。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不是说过这话吗？"关于元首，人们爱说什么就说好啦！历史将来至少会承认是元首把多米尼加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是元首让海地人回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乱世当用重典嘛！"起初，元首接手的是一个由于内战而野蛮化的国家，没有法律，没有秩序，贫困至极，正在失去它的本色，四处被邻国饥饿和凶狠的人群占据着。他们越过界河，偷窃我们的财产、牲畜和房屋，抢走我们农民的工作，用他们那些魔鬼妖术败坏我们的天主教信仰，强奸我们的妇女，破坏我们来源于西班牙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把他们那套非洲野蛮的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元首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乱世当用重典！他不仅为一九三七年那次屠杀海地人辩解，而且把大屠杀当成丰功伟绩。这不是把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次在历史上从这个野蛮的邻国践踏下拯救出来了吗？既然涉及到拯救民族，那杀死个五千、一万、两万海地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公羊的节日》（4）

她快步向前走去，一面辨认着路旁的标记：圭比亚赌场，现在是一家俱乐部了；浴场如今成了污水池。她马上要到达防波堤和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的拐角处了，这是元首当年黄昏时分散步的路线。自从医生们告诉元首散步对他的心脏有好处，他就从拉德哈麦斯别墅开始向马克西莫•戈麦斯走去，在“伟大母亲”胡里娅夫人的家里稍停片刻（乌拉尼娅有一次到那里去演讲，险些张不开口），然后来到这个命名为“乔治•华盛顿”的防波堤上，转过街角之后，向着仿造自华盛顿市的那个方尖纪念碑走去，一路大步流星，周围簇拥着政府各部部长、高级顾问、各位将军、高级助理、宫廷侍从，人人敬畏地与元首保持一定的距离，个个全神贯注，提心吊胆，期待着元首允许自己靠近的眼神和手势，以便聆听教诲或者交谈片刻，哪怕得到一句指责。一切都可以发生，就是不能被丢进远处被遗忘者的地狱里。“爸爸，你在这群人里散过多少次步？有多少次你荣幸地与元首说过话？你有多少次伤心地回家，因为元首没有和你打招呼，你担心已经被排除在宠臣的圈子之外，担心落入失宠的地狱？你终日忧心忡忡，害怕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会在你身上重演。可是，果然重演了啊，爸爸。”

乌拉尼娅微微一笑。一对身穿短裤迎面而来的男女以为她的微笑是送给他俩的，连忙说道：“早上好！”可惜她不是对他俩微笑，而是想起了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每天黄昏快步走在这个防波堤上的模样：在这群衣着华丽的仆役中间，他全神贯注的不是温暖的和风，不是大海的涛声，不是海鸥的飞舞，也不是加勒比海上空闪闪发光的星星，而是元首的手势、眼神和动作，因为他很有可能给优先叫上前去说话。她这时已经来到了农业银行前面。如果再往前走，就是兰菲斯别墅了，那里现在依然是外交部的地盘，伊斯帕尼奥拉饭店也还在。她转过身来。

她想：“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大街，卡尔

万拐角。”去不去？还是回纽约？不看老家一眼！你会进去的；你会向护士打听那个残废人的情况；你会上楼去卧室和花坛看看，把他从午睡中吵醒。那个花坛曾经因为凤凰木开花而变得一片嫣红。“爸爸，你好！爸爸，你感觉怎么样？你认不出我了？我是乌拉尼娅。你肯定会认出我的。离开你的时候，我十四岁，如今我已经四十九岁了。爸爸，我也有一把年纪了。我去美国那一天，你不是也有这个岁数吗？对，四十八或者四十九岁。那是个完全成熟的中年人了。如今，你很快就满八十四岁了。爸爸，你已经老了！”如果你肯反思的话，这么多年来会有许多时间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个总结的。你本可以想想你那不幸的女儿，她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没有给你寄过一张照片、一张生日贺卡、圣诞或者新年贺卡；甚至在你突发脑溢血以后，姑姑、姑父、表兄、表妹都以为你活不成的时候，她也没有来看你，不打听你的健康状况。爸爸，这是个多么可恶的女儿啊！

《公羊的节日》（5）

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大街，卡尔万拐角的这座小住宅不会在门厅处接待客人了，从前那里放着圣母像，挂着一块铜牌，上面炫耀地写着：“在这个家，特鲁希略是元首。”你是不是还保存着这块铜牌，证明你对元首的忠诚？说不定你把铜牌扔进了大海，如同那成千上万的多米尼加人一样。他们购买并悬挂这种铜牌，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为的是不让别人怀疑自己对元首的无限忠诚；但是，神话粉碎以后，人人都想抹掉这些痕迹，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地意识到这块铜牌象征着自己的怯懦。爸爸，你大概也把它扔掉了？

她已经走到伊斯帕尼奥拉饭店门前。她在冒汗，心跳也加快了许多。乔治•华盛顿大道上，汽车、卡车和货车组成的双向车流不停流动；她觉得每辆车都打开了收音机，嘈杂声几乎震破了她的耳膜。时不时地有男人探出头来，刹那间，她会看到贪婪的目光在吞食着她的乳房、大腿和臀部。她在等待着空当，准备过马路，心里又一次如同昨天和前天一样在想：“这就是多米尼加的土地。”在纽约，已经没有人这样厚着脸皮看女人了。没有人这样仔细打量一个女人，估计一下每个乳房有多少肉，大腿的肌肉是否结实，阴毛是不是浓密，臀沟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她闭上眼睛，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在纽约，就是拉丁美洲人，无论哥伦比亚人、危地马拉人还是多米尼加人，都不会这样看人的。在美国，人们已经学会克制自己，已经懂得不应该像公狗看着母狗、公马盯着母马、公猪瞅着母猪那样望着女人。

趁着红灯拦住车辆的间歇，她小跑着穿过了公路。她没有调头回哈拉瓜大饭店，而是两脚不由自主地绕过伊斯帕尼奥拉饭店，从独立大道往回走；如果记忆没背叛她的话，从这里向前是两侧种满了繁茂的大树的林荫大道，树冠在大道上空拥抱，给大道留下阴凉，路尽头分出许多小路，散布在整座殖民城市。多少回你拉着爸爸的手走在这条散发着桂花香的林荫大道上啊！父女俩经常从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

大街走来，到这条大道以后，向独立公园前进。右手旁，伯爵大街开始的地方，有家冷饮店，父女俩吃上一个可可、芒果或者番石榴味道的冰淇淋。拉着这位先生--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卡布拉尔部长--的手，你是多么的自豪啊！人人都认识卡布拉尔先生。个个都走上前来，脱帽，握手，致意；警察和军人看到卡布拉尔走过会立刻停步，立正，敬礼。爸爸，后来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会多么怀念当达官贵人的年代啊！他们在“公众论坛”上拼命地咒骂你，可是并没有像对待安塞尔莫•巴乌利诺那样把你送进监狱去。你最害怕的就是入狱，对吗？你最担心元首忽然哪一天下令说：把卡布拉尔扔进监狱！爸爸，算你走运。

《公羊的节日》（6）

她已经走了四十分钟，要回到饭店，还得走上好长一段路。如果她肯掏钱，那可以进入任何一家咖啡馆吃早餐，休息片刻。不停地出汗让她不停地擦汗。乌拉尼娅，年纪不饶人啊！四十九岁不算年轻啦！不管你保养得比别人好多少！按照周围盯在你脸上和身上那暗示、贪婪、无耻、傲慢的男性目光来说，你已经是个弃置不用的旧家具了，他们习惯用眼睛和脑袋脱光大街上所有女人的衣裳。“乌丽，四十九岁你能保养得这么好，真是奇迹！”生日那天，她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和朋友迪克•里特内这么说。办公室里还没有哪位男士能有这份勇气，除非像迪克那天晚上肚里多灌了两三杯威士忌。可怜的迪克。乌拉尼娅用恶狠狠、冷冰冰的目光慢慢地盯着迪克的时候，后者满脸通红，手足无措。这是三十五年以来她对付男人，有时是对付女人讨好、黄色笑话、幽默、暗示或者蠢话的办法之一。

她停下来喘口气，觉得心脏有些失控，胸脯剧烈地上下起伏。她位于独立大道和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的拐角处，站在一大群男男女女中间等待着横穿马路。她的鼻子闻到了各种各样的气味，如同那没完没了敲打着耳鼓的嘈杂声一样：公共汽车马达燃烧的汽油味、排气管排出的烟味飘散在人堆里；脂肪和油炸食品的气味--这是附近一个摊点上传来的，两个煎锅吱吱作响，摊点上卖炸糕和饮料；还有那强烈的说不清楚的热带气味；还有树脂和烂草的气味；还有汗臭味；空气中充满了在太阳保护之下抵挡腐烂的动物、植物和人体的香味。这是一种热乎乎的气味，它拨动了乌拉尼娅的某根心弦，把她带回到童年时代，带回那屋顶和阳台上都爬满三色堇的年代，带回到这条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上来。那天是母亲节啊！当然啦！那是骄阳似火、大雨如注的炎热五月。那一天，从圣多明各学校挑选出来的女孩们来给胡里娅妈妈献花，因为她是元首的母亲，是每位母亲的楷模和象征。姑娘们是乘校车来的，身穿洁白的校服，由校长玛丽嬷嬷陪同。你由于好奇、

自豪、敬爱和尊敬而万分激动。你代表学校去胡里娅妈妈家里献花。你还要朗诵《母亲、导师和伟大的女性》。这首诗歌是你写的，你还学会了朗诵；你站在镜子面前、在同学面前、在卢辛达和玛诺拉表姐妹面前、在爸爸面前、在嬷嬷们面前朗诵了几十遍；你还反复默记，以确保一个词也不漏掉。终于到了那光荣的时刻，在胡里娅妈妈布满玫瑰的宽大住宅里，乌拉尼娅面对周围的军人、贵妇和副官，望着站满花园和走廊的各界代表，突然慌乱起来。激动和热情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头，她在向前迈出一步的时候，看到那慈祥地微笑着的老夫人手里拿着校长刚刚献给她的鲜花就坐在一米之外的摇椅上，这时她感到喉咙一紧，心里一片空白。于是，你放声哭了起来。你听到一阵阵笑声，听到胡里娅妈妈身边的女士们先生们在鼓励你。第一母亲满面笑容地让你走近一些。于是，乌拉尼娅平静下来，擦干眼泪，抬头挺胸，坚定但是飞快地朗诵起《母亲、导师和伟大的女性》，虽然缺乏抑扬顿挫，但是非常流畅。人们为她热烈鼓掌。胡里娅妈妈亲切地摸摸她的头发，用那布满纵横交错的千条皱纹的干瘪嘴唇亲吻乌拉尼娅的面颊。

《公羊的节日》（7）

终于换成绿灯了。乌拉尼娅继续前行，为她挡住阳光的是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两侧的绿荫。她走了一个小时了。在月桂树下走走是十分惬意的，因为可以看看这些红花金蕊的大树。想着这是上帝的圣油或者鲜血，她有些走神，尽管乱糟糟的喊叫声和音乐让她昏昏欲睡，她还是非常注意人行道坑坑洼洼、高高低低的地面，因为她总是磕磕绊绊或者踩到垃圾堆里。野狗正在那里寻觅着什么。那时你感到幸福吗？母亲节那天，你和同学们去给第一母亲献花，去给她朗诵诗歌，你是幸福的。尽管自从童年最美最美的保护神妈妈离开了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那座小住宅，幸福的感觉或许就从乌拉尼娅的生活里消失不见了。但是，你父亲、你叔叔、舅舅，特别是你姑姑阿德利娜、表姐妹卢辛达和玛诺拉，以及许多老朋友都尽可能用关心和爱护来填补母亲留下的真空，不让你感到孤单和缺少了什么。那几年，父亲既当爸又当妈。因此，你才那么爱他。乌拉尼娅，因此你才为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当她走到哈拉瓜大饭店的后门时，并没有停下脚步。这道宽宽的大栅栏门是给汽车、保安、服务员、清洁工出入的。你要到哪里去啊？脑袋里没有任何决定。由于一心想着童年生活，想着学校，想着每到星期天姑姑带着她和表姐妹去看埃利德电影院的儿童专场，以致她丝毫也没有想起去饭店冲凉和吃早餐。双脚拖着她继续前进。方向已定，她毫不犹豫地走在行人和车辆中间，人人都为等待红灯变化而焦躁不安。乌拉尼娅，你真的要去你想去的地方吗？现在，你明白了：肯定要去的，哪怕将来你是要感到后悔的。

从塞万提斯大街向左拐，直奔玻利瓦尔大道，她仿佛在梦里一样，一一认出那一层或者两层的别墅，有栅栏、花园、露天的花坛和车库，这些唤醒了她心中一种熟悉的情感；原来保存的一些塑像有些破损脱色之处，修补之后显得非常难看；建在花园中央的平房隔出一个个小房间，那是给结了婚、无力单

独生活的后代准备的，他们增加了家庭成员的数量，同时也要求更大的空间。她从洗衣店、药房、花店、咖啡馆、诊疗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门前一一走过。来到玻利瓦尔大道后，她加快了步伐，仿佛要追赶什么人似的，好像拔腿就跑似的。心脏跳动得厉害，浑身颤抖。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晕倒的。来到罗莎•杜阿尔特大街的街口，她向左一拐，开始跑起来。但是，跑步还是太费力，她又走了起来，速度慢了许多，并且紧贴一座住宅的灰白墙，为的是如果再度发生眩晕，她可以倚靠在墙上喘息片刻。除去一座四层的狭窄怪楼，一切都没有变化，埃斯塔尼斯拉医生的诊所就在怪楼里面，乌拉尼娅的扁桃体就是这位大夫给做手术切除的。她甚至敢发誓，那些打扫花园和街道的女仆肯定会问候她：“你好！乌拉尼娅。你怎么样，姑娘？你可长大了，孩子。圣母啊，你这么急急忙忙地上哪儿去呀？”

　　家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灰色的墙壁曾经勾起她强烈的回忆，可是如今已经不鲜亮了，到处是油污，到处是剥落的痕迹。花园里四处堆积着烂草、枯枝和败叶。多少年没有人浇水和除草了。那棵芒果树还在。还是那棵凤凰木吗？大概是吧，从前有叶有花，如今是光秃秃的树干，一副患佝偻病的样子。

《公羊的节日》（8）

她倚靠在花园的雕花铁门上。夹缝处长着青草的瓷砖小路已经发霉，花坛和门廊中间，有一把破椅子，已经坏了一条腿。蒙着黄色印花布的家具已经不见了。屋角那盏磨砂玻璃灯，本来是照花坛用的；白天蝴蝶在花坛集合，夜间螟虫来嗡嗡叫，如今都消失不见了。乌拉尼娅卧室外面的阳台已经没有紫色的三色堇覆盖了，现在是个水泥阳台，上面锈迹斑斑。

走到花坛的尽头，她拉开门时，什么地方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人好奇地注视着乌拉尼娅。

“您找人吗？”

乌拉尼娅张不开口，她激动万分，还有一些害怕。她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女人。

“您需要帮忙吗？”那女人问道。

“我是乌拉尼娅。”她终于开口道，“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

二

元首醒了，他是被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惊醒的。黑暗中，他一动不动，眨眨眼睛，觉得自己落入蜘蛛网里，就要被一只多毛、长满眼睛的昆虫吃掉。终于，他把手伸向了床头柜，那里放着手枪和上了子弹的冲锋枪。他没有拿枪，而是抓住了闹钟：差十分四点。他松了一口气，这时才完全清醒过来。又是噩梦吗？还有几分钟呢。他有准时的习惯，四点钟以前不下床。一分钟也不提前，一分钟也不推后。

他忽然想到：“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就是因为有章法。”有章法，这是生活的指南，多亏了海军陆战队的生活。他闭上眼睛。在圣佩德罗•德•马克里斯举行的加入多米尼加全国警察部队的考试严格得不得了。这是美国占领多米尼加第三年后作出的决定：成立警察部队。他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考试。入队后，有一半应征者在训练中被淘汰。每一次做灵活性、勇敢和耐力训练时，他都感到是份享受，甚至在那些考验毅力和对上级服从的残酷训练中，他都可以带着野战装

备钻进烂泥里，或者在山上做生存训练时喝尿，嚼草根，吃蚂蚱。吉特尔曼中士给了他最高分："特鲁希略，你前途无量！"是的，多亏了这严格的章法，这是海军陆战队教导的结果，他已经超过了许多英雄豪杰。他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了西蒙•吉特尔曼。在那个到处都是吝啬鬼、吸血鬼和混蛋的国家里，西蒙•吉特尔曼中士是个正直无私的美国人。三十一年来，美国能有比他更真诚的朋友吗？在联合国，哪个政府最支持美国？是哪个国家首先对德国和日本宣战的？是谁用大量的美元装满了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大律师和大记者的口袋？回报的却是美洲国家组织制裁多米尼加，为的是取悦那个黑鬼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好继续掠夺委内瑞拉的石油。假如军事情报局局长乔尼•阿贝斯把事情干得漂亮些，让炸弹搬掉那个混蛋罗慕洛的脑袋，那也就没有什么制裁了，美国混蛋也就不会玩什么主权、民主和人权的把戏了。但是，那样一来，他也就发现不了在那个有两亿人口、到处是混蛋的国家里，还有西蒙•吉特尔曼这样一位朋友。为保卫多米尼加共和国，吉特尔曼可以一个人发动一场战争，可以从伏埃尼斯和亚利桑那动手，自从从海军陆战队退休以来，他就在上述两地做生意维持生计。他不要工资也不要赞助！真应该用吉特尔曼做榜样给美国参、众两院的吸血鬼们好好上一课！特鲁希略这么多年来已经把他们给填得脑满肠肥了，这些家伙总是要支票，要租界地，要特批许可证，要免税证，可是等到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装聋作哑。龟孙子们！

《公羊的节日》（9）

元首看看闹钟：还有四分钟。西蒙•吉特尔曼，你是最棒的外国人！你是陆战队里真正的一条好汉！他丢下了亚利桑那的生意，为白宫、委内瑞拉和美洲国家组织对特鲁希略的攻击而愤怒，他拼命写信给美国各大报刊，提醒美国人：在整个特鲁希略时代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是美国在西方最好的盟友。这样还不够，他自己掏腰包--真他妈了不起--成立了声援多米尼加协会，印制宣传品，举办报告会。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带着家属来到特鲁希略城，在防波堤上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今天中午，元首要同西蒙•吉特尔曼及夫人多萝西在国家宫共进午餐；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将接受多米尼加最高荣誉勋章：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勋章。是的，先生，您是真正的陆战队员！

四点整。好，起床。他拧亮了床头柜的台灯，下地，穿鞋，但是已经没有昔日的灵活劲了。骨骼一阵阵疼痛，大腿和脊背的肌肉也不舒服，如同几天前发生在卡奥瓦之家的情况一样，都是那个该死的烈性丫头弄得一夜不痛快。疼痛使他咬得牙齿咯咯作响。他向椅子走去，勤务员辛弗罗索早已经把运动衫和练功鞋准备好了。这时一个疑团拦住了他穿衣的动作。他不安地发现床单上那奇形怪状的灰色尿迹糟蹋了雪白的麻布。他又一次小便失禁了！狂怒抹掉了卡奥瓦之家的不快回忆。真他妈的！真他妈的！你可以打败成千上万的敌人，多年来，你用收买、恐吓和暗杀的方法战胜了他们。可是生殖器不是敌人，生殖器长在你身上，是你的肉中肉、血中血。正当你比从前更需要力量和健康的时候，恰恰是生殖器摧毁了你，那个苗条的小姑娘给你带来了坏运气。

他看到吊带、短裤、衬衫、练功鞋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他费了好大力气才穿好衣服。他一向睡得很少，年轻时，无论住在圣克里斯托瓦尔还是在博卡•奇卡蔗糖厂当巡逻队长的时候，睡上四五个小时就够了；即使喝了酒并且做爱做到天亮也没有关系。只要休息一分钟，他恢复体力的

本领就可以让他戴上超人的光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醒来时非常疲倦，连四个小时也睡不好；最多睡上两三个小时，随后就被噩梦惊醒。

《公羊的节日》（10）

昨天晚上一夜失眠。从窗户望出去，他看到几棵树的树冠和一片星空。晴朗的夜空下不时地传来那几个乘凉的老太太闲聊的声音，她们在背诵胡安•德•迪奥斯•贝萨、阿玛多•内尔沃、鲁文•达里奥的诗歌（这让元首怀疑她们中间有那个绰号叫“活垃圾”的家伙，因为他能背诵鲁文•达里奥的作品），还一起背诵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以及胡安•安东尼奥•阿里科斯的讽刺诗。当然，肯定还要背诵堂娜•玛丽亚的诗作，因为她是多米尼加的女作家和伦理学家。元首登上脚踏车健身器并且开始用力蹬车，同时笑出声来。元首夫人居然认真起来，时不时地在拉德哈麦斯别墅的滑冰馆里组织文学晚会，把朗诵演员邀请来朗诵那些愚蠢的诗歌。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也装成诗人的样子，经常参加那些聚会，通过那些活动他不断地让国库出血。为了博得元首夫人的欢心，那些愚蠢的老太太也模仿参议员奇里诺斯的办法，学几段剧作《虚伪的友谊》里的台词或者《伦理思考》的语录，然后就朗诵起来，那些长舌妇们便卖力地喝彩。元首夫人--那个愚蠢的胖老太婆、那个所谓的“杰出女性”，无论如何也是他老婆--对当个女作家和伦理学家还当真起来。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报刊、广播和电视不是都在说这件事吗？她那本《伦理思考》不是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必读教材了吗？墨西哥作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还为这本书作了序。它每两个月就要重新印刷一次。难道《虚伪的友谊》不是特鲁希略时代三十一年以来最伟大的戏剧成就吗？评论家、记者、教授、神甫、知识分子不是把这个戏捧上了天吗？特鲁希略研究院不是为这个戏还举办了讲习班吗？那些修道士、主教大人不是还赞扬戏中的思想吗？可是后来这些叛徒、这些犹大的子孙，花了你的钱，现在却跟美国佬一样，也大谈起人权来了。元首夫人成了女作家和伦理学家。这可不是通过她的努力，而是元首的威望所致，三十年来，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多亏了元首的领导。特鲁

希略可以让水变成酒，让面包成倍增加，只要他老人家高兴。不久前他同老婆玛丽亚吵架时提醒她说：“你忘了那些混账玩意儿并不是你写的。你连自己的名字都要写错。那是我花钱雇那个西班牙叛徒何塞•阿尔莫依纳写的！难道你不知道人们说什么吗？大家都说《虚伪的友谊》的字母词首暗含着‘这是阿尔莫依纳所作’的意思。”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痛快。他一肚子烦恼消失了。玛丽亚放声哭起来。“你总是羞辱我。”她威胁说要去堂娜•胡里娅妈妈那里告状。好像他那九十六岁高龄的可怜老妈还要卷入到家务事里来。他老婆跟她那几个兄弟一样总要跑到老妈那里诉苦，好像老太太是擦眼泪的手帕一样。为了和好，还得再一次贿赂她。实际上，老百姓私下里说得对：这个什么女作家和伦理学家是个吝啬鬼，是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他和她是情人的时候，她就是这个德行。那时候她还年轻，就想得出来由她的洗衣店承包多米尼加国家警察制服的生意，那是她赚的第一笔大钱。骑脚踏车健身器让他浑身发热。他感到状态良好。骑了十五分钟。足够了。再来十五分钟的划船。然后开始一天的战斗。

《公羊的节日》（11）

“划船”在隔壁的小房间里进行，那里堆满了健身器械。他开始“划船”，这时，突然一声马嘶打破了黎明的寂静，那叫声悠长，像音乐，仿佛是一首欢乐的生命颂歌。有多少时间没有“骑马”了？几个月吧。他从来不厌倦那档事，五十岁以后仍然幻想着做爱，幻想那感觉仿佛第一次品尝西班牙名酒卡洛斯一世牌白兰地，或者第一次看到裸体美人：雪白、丰满、秀色可餐。但是，一想起那个混蛋给他弄到床上的瘦小姑娘就败了刚才的念头。那混蛋是明明知道会有那番羞辱还要这样干吗？那小子没有这份胆量。小姑娘有可能把事情说给她父亲听，那混蛋也可能会哈哈大笑。丑闻有可能在伯爵咖啡厅传播开来。元首因为愤怒和耻辱而发抖，但是仍然按照规矩在“划船”。他已经出汗了。这要是让人看到了可了不得！因为人们一再说的又一个神话就是：“特鲁希略从来不出汗。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仍然身穿呢子制服，头戴天鹅绒三角帽，手上是白手套，可是你看不到他脸上有汗珠。”如果他不想出汗，那就不会出汗。但是，他在健身时内心允许身体出汗。近来，形势困难，问题成堆，骑马练习被取消了。看看这个星期能不能去一趟圣克里斯托瓦尔吧。在树林里，沿着那条河，独自一人，像往年那样骑马漫游，肯定会觉得青春再现。“就是姑娘的双臂也没有枣红马的脊背热情。”

突然，他觉得左臂一阵痉挛，于是停止“划船”。擦去脸上的汗水，他看看裤门襟。没有问题。天空依然还黑着。拉德哈麦斯别墅花园里的树木仍然是一团漆黑，晴朗的天空上闪烁着无数星星。让女伦理学家的饶舌女友欣喜若狂的聂鲁达那首诗是怎么说的来着？“远方群星颤抖得浑身发蓝。”那些老太婆梦想着哪个诗人摩擦着她们的乳头呢，因此激动得浑身颤抖。她们身边只有奇里诺斯、那个弗兰肯斯坦。他又一次大笑起来，这是近来少有的事。

他脱光了衣裳，换上便鞋和浴衣，去洗手间刮脸。他打开了收音机。“多米尼加之声”和加勒比广播电台正在播送新闻联

播。几年前，是五点钟开始播新闻。可是他弟弟、“多米尼加之声”的老板贝坦得知哥哥四点钟起床就把新闻联播提前了一个小时。其他的广播电台赶紧与中央保持一致。他们知道元首在刮脸、洗澡和穿衣时是听新闻联播的，于是赶忙调整时间。真是用心良苦啊！

“多米尼加之声”的播音员播送了一个伯爵饭店的笑话以后，报道了由卡彤教授指挥的“旋律巨人”乐队伴奏、歌手乔尼•本图拉演唱的舞会，并重点强调了颁发给“英雄母亲”的“胡里娅•莫里纳•特鲁希略夫人大奖”。获奖者名叫阿莱罕德里娅•弗朗西斯卡，她生育了二十一个男孩，在接受第一母亲勋章时她声称：“如果元首需要我的儿子们把生命献给祖国，孩子们可以为大救星牺牲一切。”元首心里想说：“老太婆，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

牙齿已经刷过了，现在元首在刮脸，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圣克里斯托瓦尔还是个贫穷的毛头小伙子时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个时候，他甚至连可怜的母亲晚上是否有菜豆和米饭给八张嘴填饱肚皮都不知道，如今每逢母亲节全国都来向第一母亲致意。（播音员说：“您是仁慈情感的源泉；您是治理我们祖国的最卓越的领袖的母亲。”）清洁、卫生和讲究着装是元首唯一自觉信守的宗教。

《公羊的节日》（12）

播送过母亲节一个长长的拜访胡里娅妈妈的客人名单之后，可怜的老太婆神情麻木地一一接待成群结队的学校师生、社会团体人士、工会、妇联的代表，一面声音微弱地感谢人们的鲜花和祝贺。播音员开始攻击赖利和巴纳尔两位主教，“他们既不出生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也不曾经历过我们的风雨苦难，（元首想：“说得好！”）他们竟然干涉我们的公民和政治生活，把脚踏进我们的司法领域。”乔尼•阿贝斯很想冲进圣多明各教会学校，把那个美国主教从庇护所里拉出来。“元首，能出什么事呢？当然，美国人会抗议的。他们长期以来不是一直在抗议吗？他们为卡林德斯、为飞行员穆尔比、为米拉瓦尔一家、为暗杀贝坦科尔特、为成千上万的事情抗议。让加拉加斯、波多黎各、华盛顿、纽约、哈瓦那狂叫去吧！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只要教会的人害怕了，他们就不敢玩阴谋了。”不行。时候还不到，现在还不能跟赖利算账，也不能抓那个婊子养的西班牙杂种巴纳尔。只要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他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过。眼下，一根汗毛也不要动！让他们继续捣鬼吧！从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开始他们不是一直在捣乱吗？已经过去一年半啦！那一天，他们在全国各地教区的弥撒上宣读了《主教书》，拉开了天主教反多米尼加政权运动的序幕。这些坏蛋！王八蛋！不长鸡巴的东西！竟然干出这么一手，他可是在梵蒂冈由庇奥十二世授过勋的人啊！那可是圣乔治教皇大十字勋章啊！巴伊诺•比查德以内政部宗教事务秘书的身份，在“多米尼加之声”发表广播演说，他提醒人们：政府为天主教花费了六千万比索，可是“主教和神甫们却在伤害多米尼加的教民”。元首换到另外一个调频上。加勒比电台正在播送由几百名工人签名的抗议信，因为《伟大民族宣言》上没有他们的签名，他们抗议“托马斯•赖利主教策划的动乱阴谋，这位主教背叛了上帝，背叛了特鲁希略，背叛了他自己的人格，他竟然不敢待在自己的教区里，而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一头扎到特鲁希略城圣多明

各教会学校里美国修女的裙子下躲藏起来。众所周知，这所学校是策划恐怖活动和搞阴谋诡计的巢穴”。当元首听到教育部已经取消圣多明各教会学校的合法地位，因为“该校的外国修女与两位主教勾结起来从事颠覆政府的恐怖阴谋活动”的时候，他又去听“多米尼加之声”的广播，刚好听到多米尼加马球队在巴黎获得又一次胜利的消息，“在美丽的巴葛蒂尔体育场，多米尼加队以五比四战胜了莱昂帕尔德队之后赢得了开创杯，使得内行的观众大惑不解”。元首的两个儿子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是两位最受欢迎的队员。这是为了让多米尼加人感到自豪的又一个谎言。当然也是为了讨好元首。一想起这两个宝贝儿子，想起他俩的惨败，想起一次次的失望，他就感到胃里冒酸水。父亲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儿子们却在巴黎玩马球和法国妞！

《公羊的节日》（13）

元首在洗脸。一想起儿子们，他就怒火中烧。上帝啊，他并没有出错啊！他的家族是健康的，他种下的都是高头大马。远的不说，他在丽娜•罗瓦东肚子里播下的种子就长得强壮有力！他们个个都可以证明绝对赛过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这两个花花公子，两个废物，竟然用了歌剧里人物的名字。他为什么会同意让老婆用歌剧《阿伊达》里的人物给儿子取名呢？她在纽约看那出歌剧真不是时候！名字给两个孩子带来了厄运，把他俩变成了歌剧里的小丑，而不是堂堂男子汉。他俩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没有毅力，胸无大志，胡闹是一把好手。哥儿俩像是叔叔们生的，而不是父亲生的。元首的几个弟弟，“黑人”、贝坦、比比、阿尼巴尔，也都是废物，跟元首的两个儿子一模一样，都是流氓、寄生虫、拈花惹草的坏蛋。他们连百万分之一的力量、毅力和远见都没有。假如他死了的话，这个国家会出什么事呢？可以肯定兰菲斯的床上功夫也不像那些马屁精们说的那么好。说他干过金•诺瓦克！干过莎莎•嘉宝！半个好莱坞让他干了一遍！真了不起啊！他馈赠的礼物有大奔驰、凯迪拉克、貂皮大衣，疯狂的兰菲斯甚至跟世界小姐和伊丽莎白•泰勒睡过觉！元首怀疑儿子未必真那么喜欢女人。他只是喜欢外表罢了。据说，他是多米尼加最棒的“枪”手，比波尔菲里奥还厉害，后者是全球闻名遐迩的生殖器冠军，以性交能力强大而享有国际声誉。这个性交冠军是不是也跟元首的儿子一道在法国玩马球？自从波尔菲里奥加入到元首军事助理的行列以来，虽然他同元首的长女“金花”的婚姻是失败了，但是他对波尔菲里奥一直怀有好感，想到这里元首的情绪好得多了。波尔菲里奥有雄心大志，他干过许多了不起的女人，从法国女人达妮埃尔•达里厄直到亿万富婆芭芭拉•赫顿，他一朵鲜花不送，相反，还要从她们身上榨油，用她们的钱让自己发财致富。

元首在浴缸里撒了一点盐和肥皂水，然后怀着每个早晨强烈的满足感浸泡到水中。波尔菲里奥很会安排生活。他跟芭芭

拉•赫顿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个月，这是从妻子的银行账号上和固定财产里各捞出一百万美元所需要的时间。假如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能像波尔菲里奥这样捞钱，那也算不错了。这个活宝真是雄心勃勃。如同一切胜利者一样，他也有不少敌人。总是有人在散布关于波尔菲里奥的流言蜚语，建议元首撤掉波尔菲里奥的外交职务，因为他那些丑闻玷污了国家的形象。红眼病！对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说，有什么宣传能与生殖器冠军媲美！自从他与“金花”结婚以后，许多人要求元首揪下这个诱奸了他女儿的混血通奸犯，但是诱奸博得了元首的欣赏。元首不会揪下他的脑袋。他了解叛徒的脾气，当人们还不知道叛徒要叛变的时候，元首就能嗅出叛徒的动静。因此，这个犹大还活着，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烂死在维多利亚监狱，烂死在四十一号监狱，烂死在贝阿塔岛上，死在鲨鱼肚子里，或者让多米尼加土地上的昆虫吃掉。可怜的兰菲斯！可怜的拉德哈麦斯！幸亏安赫丽塔还有点性格并且留在元首身边。

《公羊的节日》（14）

元首出了浴缸，再来一个淋浴。从热水到冷水的反差使他感到振奋。好啦，现在真的有了活力。他一面撒除臭剂和滑石粉，一面注意加勒比电台的广播：播音员正在表达乔尼•阿贝斯的意图和口号。元首高兴的时候，称乔尼为“聪明的坏蛋”。

播音员好像骂人似的咒骂着“米拉芙洛莱斯的母老鼠”、“委内瑞拉的渣滓”，他断言：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给人民带来了饥饿，此外还给委内瑞拉带来了灾难，因为最近委内瑞拉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发生空难，造成七十二人死亡，这难道不是证明吗？这个混蛋总统不会如愿以偿的。他让美洲国家组织制裁多米尼加，可最后笑的人才是赢家。不管米拉芙洛莱斯宫殿里的老鼠，不管波多黎各的毒枭穆尼奥斯•马林，不管哥斯达黎加菲盖莱斯的枪手，都不会让元首感到不安。但是，教会却让元首忧心忡忡啊！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离开特鲁希略前往西班牙时谆谆告诫元首说：“大元帅啊，您可千万小心那帮神甫！打倒我的人既不是政客圈子，也不是军人团体，而是那群神甫！要么妥协，要么干脆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群众啊！”元首想：教会并不想打倒他。可是他们会不停地捣乱。自从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那倒霉的一天开始，整整一年四个月以来，教会没有一天是不捣乱的。《主教书》、《备忘录》、做弥撒、九日祈祷、讲经、布道，没有一天是闲着的。这群教会流氓反对元首的任何言行在国外都有反应；报刊、电台、电视都在叫喊“特鲁希略很快就会下台”，因为“连教会都不理睬他了”。

元首穿上短裤、衬衫和袜子，这是勤务员辛弗罗索前一天晚上叠好放在衣柜上的，旁边是衣架，上面挂着崭新的灰色上装、高领白衬衣、白点蓝色领带，这是今天上午要穿的衣裳。赖利主教躲在圣多明各学校里日日夜夜究竟干些什么呢？难道操修女吗？有些脸上长着汗毛的修女实在可怕。元首还记得安赫丽塔是在这所学校读书的，这是上层家庭女子的学校啊。元

首的几个孙女也在这所学校念书。在公布《主教书》之前，修女们对元首奉承到了何等地步啊！可能乔尼•阿贝斯说得有道理，到了应该行动的时候了！既然电台、电视台、社会团体、国会的宣言、批判文章和抗议信不能教训神甫，那就严厉镇压！可以让老百姓去干嘛！让群众冲击保护外国主教的警卫线，闯入圣多明各学校和维加教区办公室，把美国佬赖利和西班牙佬巴纳尔揪出来，拉到大街上绞死！为祖国报仇雪恨！然后给梵蒂冈教皇约翰寄上吊唁函和道歉信--傀儡总统巴拉格尔是写这些玩意儿的大师，同时，警告性地惩罚一下一小撮肇事者，从普通刑事犯里挑几个即可。其他的混蛋看到两个主教的尸体被愤怒的群众撕成了碎片会不会接受教训呢？不，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能提供任何借口让肯尼迪总统去满足贝坦科尔特、穆尼奥斯•马林、菲盖莱斯的要求，派兵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头脑要冷静，办事要谨慎，要像个海军陆战队员的样子。

《公羊的节日》（15）

但是，理智的声音不能熄灭元首心中的怒火。由于气愤，他不得不停止穿衣。怒火不停地冲向他的五脏六腑，熔岩般地流向大脑，仿佛要爆裂开来。元首闭上眼睛，一直数到“十”为止。愤怒不利于执政，会损害心脏健康，会导致心肌梗死。前天夜里，在卡奥瓦之家，怒火几乎让他昏厥过去。他渐渐平静下来。每当必要时，他总能控制住火气：掩饰自己，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如果需要，哪怕是对待最肮脏的人渣，那些叛徒的遗孀、儿子或者兄弟。因此，他才能肩负着一个国家的重担，即将走完三十二年的历程。

元首在努力完成系好袜带的复杂任务，袜子穿上去一定要平平展展。如果对国家没有威胁，如果可以给老鼠、癞蛤蟆、野狗和毒蛇以应得的惩罚，把怒火宣泄出去该有多愉快啊！鲨鱼的大肚子可以证明：元首还没有放弃这份乐趣呢。那个不忠实的西班牙人何塞•阿尔莫依纳的尸体不是还在墨西哥吗？另一个敢咬主人手的毒蛇，那个巴斯克人赫苏斯•德•卡林德斯的尸体不是也在那里吗？还有那个拉蒙•马莱罗•阿里斯迪，现在不是也倒下了吗？他以为自己是个名作家就可以给《纽约时报》提供反对多米尼加政府的消息，可恰恰是这个政府曾经为他支付吃喝玩乐的花销。还有那个米拉瓦尔三姐妹，她们玩什么共产党加女英雄的游戏，作证说“元首一发怒，大山挡不住”。现在不是也完蛋了吗？甚至伯爵大街那两个疯子、瓦莱里阿诺和巴拉基塔这对夫妻，也是同样的下场。

手里提着鞋子，元首想起这对闻名遐迩的夫妻。他和她也是城里的一景呢！两人住在哥伦布公园的月桂树下，住在大教堂的拱廊里，街上人多一点的时候，夫妻俩就出现在伯爵大街华丽的鞋店和首饰店门前，装疯卖傻，为的是挣上几文钱或者一点食物。元首多次看到瓦莱里阿诺和巴拉基塔穿着褴褛衣裳，戴着古怪的饰物。瓦莱里阿诺时而装扮成基督背负着十字架，时而装扮成拿破仑挥舞着扫把棍，咆哮着发号施令向敌人

发起攻击。乔尼•阿贝斯手下一个特务报告说：疯子瓦莱里阿诺丑化元首，管元首叫“蜗牛”。元首感到好奇。他乘了一辆有深色玻璃的汽车去偷看。那老江湖胸前挂满了小镜子和啤酒瓶盖，做出种种丑态炫耀身上的“勋章”，一群人担心地看着他俩的表演，不知笑好还是走开为好。巴拉基塔指着疯子那闪闪发光的胸膛不停地喊道：“各位，给‘蜗牛’鼓掌啊！”元首立刻觉得怒火中烧，不可遏止，马上下令严惩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命令执行了。可是，第二天，元首想到疯子大概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想与其惩罚瓦莱里阿诺，还不如逮捕那些教会这对夫妻表演的滑稽演员呢。于是，他命令乔尼•阿贝斯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夫妻俩放掉：“疯子终归是疯子。放了他俩吧！”军情局长面露难色地说：“陛下，昨天，我们就把他俩扔给鲨鱼了。遵照您的命令，是活着扔下去的。”

《公羊的节日》（16）

元首穿好鞋子，站起身来。政治家对自己的决定是不后悔的。元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后悔过。他真想把两个主教也活活地扔给鲨鱼吃。他开始做每天早晨的个人卫生，这是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同时回想起年轻时阅读过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唯一记得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古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故事，他永远忘不了佩德罗尼奥•阿尔比特洛这个人物形象：高雅、极为富有，是奢华生活的主宰者，每天早晨通过按摩、淋浴、涂抹香膏、喷洒香水和女奴们的爱抚来恢复体力。假如元首有时间的话，他也要做阿尔比特洛所做的一切：每天早晨做完健身之后也请来按摩师、修手匠、修脚匠、理发师和美容师。午餐后，也做一次快速按摩。星期天如果有两三个小时可以摆脱公务的话，那就可以做得更从容一些。可是哪里有像了不起的阿尔比特洛那样逍遥放荡的时间呢！有现在这十分钟，他就不得不感到知足了：喷上一些曼努埃尔•阿方索--可怜的曼努埃尔，你手术以后怎么样？--从纽约寄来的除臭剂和法国制造的香膏，再洒上一些香水，最后用一点玉米香精擦擦胸脯。元首在梳头和整理小胡须时（这个刷子胡已经留了二十年），还非常仔细地在脸上抹一层滑石粉，直到完全盖住从母系遗传来的那层黑色。母亲的祖先是海地黑人，元首一向瞧不起别人和他自己的黑皮肤。

元首已经着装完毕：穿好西装，打上了领带。差六分钟五点。他满意地看看表，从来没有超过规定的时间。他很迷信：如果五点整不走进办公室，这一天就会有坏事发生。

元首走到窗户旁边看看。外面依然漆黑，仿佛还是午夜。但是，他看到天上的星星比一个小时以前少了。星星胆怯地闪烁着微光。天快亮了，星星要跑掉了。他拿起一根手杖，向门口走去。他刚一开门就听到两名侍卫副官立正的声音。

“早上好，陛下！”

“早上好！陛下！”

元首微微点头。只要一瞥，他就知道两人的着装完全合乎

标准。他不能容忍懒散、无秩序，无论将官还是士兵都不行。而在负责中央安全的警卫人员中，如果副官丢了一颗纽扣，军装上有污点或者皱褶，军帽没有戴正，那就是犯了严重错误，就要关禁闭数日，有时会开除出警卫部队，遣送回野战军中。

一阵清风摇动着拉德哈麦斯别墅的树木。元首一面从树林走过，一面倾听着叶子摩擦的簌簌声。从马厩里再次传来马的嘶叫。乔尼•阿贝斯要报告野营行军的情况，要去视察圣伊希德罗空军基地，要听奇里诺斯的汇报，要与吉特尔曼共进午餐，还有三四次会见，要与内务和宗教事务秘书办公，要与傀儡总统巴拉格尔办公，要与多米尼加党主席丘丘•阿尔瓦莱斯•比纳办公，问候胡里娅妈妈之后去防波堤上散步。去不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睡觉，驱散掉那天夜里的苦涩味道？

元首走进办公室，地点在国家宫内，时针刚好指在五点上。写字台上已经摆好了早餐--果汁、奶油面包片和刚刚煮好的咖啡，还有两个杯子。伫候在办公室的还有军情局长顺从的身影，那就是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上校：

“早上好，陛下！”

《公羊的节日》（17）

三

萨尔瓦多突然大喊一声：“他不会来了！瞧着吧，又浪费了一个晚上。”

阿玛迪多立刻反驳说：“他会来的！”又不耐烦似的接着说，“他已经穿上了橄榄绿军装。侍卫副官已经接到命令，让他们准备好那辆蓝色的雪佛兰。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呢？他一定会来的！”

汽车停放在防波堤对面，萨尔瓦多和阿玛迪多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们在那里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偶尔交换几句话。掌握驾驶盘的是安东尼奥•英贝特；他的身边是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他的胳膊肘撑在车窗上；他俩这一次什么也没说。四个人焦急地注视着从特鲁希略城方向开来的很少几辆汽车驶过眼前，黄白色的灯光穿过层层黑暗指向圣克里斯托瓦尔，最后消失在远方。其中没有一辆是一九五七式、带小窗帘的蓝色雪佛兰：他们等待的汽车。

距离这四个人几百米的地方有个畜牧市场，那里有几家餐厅--最有名气的一家是波尼，大概又挤满了吃烤肉的顾客，还有一家放音乐的酒吧。这时刮的是西风，嘈杂声传不到他们四人耳中，但是可以远远地看到那里的灯火隐隐约约地闪烁在棕榈树林中。与此相反，波浪撞击礁石的轰鸣声和惊涛回落的刷刷声震耳欲聋，不高声喊叫别人很难听清楚你说的话。这辆车没有开灯，车门紧闭，准备随时开动。

“你们还记得他要赶时髦，不带特工就来防波堤乘凉的事吗？”安东尼奥•英贝特探出窗外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间的清风。“从那以后咱们就开始认真商量这件事了。”

那三位朋友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好像在记忆里搜索着什么，要不然就是没有注意他的话。

“对，是在这里，防波堤上，大约半年以前。”片刻后，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道。

坐在前排的安东尼奥•德•拉•玛萨

没有回头，他低声说道：“还要更早，在他们杀害了米拉瓦尔三姐妹的时候，是在十一月，咱们在这里议论这件暴行。我可以肯定。因为很早以前咱们就在晚上来防波堤了。”

“就像是一场梦。”英贝特含糊地说道，“很难记得。太久了。就像人们小时候幻想当英雄、当探险家、当电影演员一样。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今天晚上要动手，他妈的！”

“可他也得来呀！”萨尔瓦多嘟囔了一句。

“‘突厥’，我敢跟你打赌：他一定会来的。”阿玛迪多语气肯定地说。

“我担心的是星期二他不来，今天正是星期二啊。”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也嘟囔起来，“他总是星期三去圣克里斯托瓦尔。阿玛迪多，你还是侍卫副官队里的人呢，应该比谁都清楚。他为什么要换日子。”

《公羊的节日》（18）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阿玛多中尉坚持道，“可他一定会来的。他已经穿上了橄榄绿军装，也下令准备了蓝色雪佛兰。肯定会来的。”

“卡奥瓦之家大概又有一个漂亮妞在等他。”安东尼奥•英贝特说道，“一定是个还没有开苞的雏鸡。”

萨尔瓦多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咱们换个话题吧！”

掌握着方向盘的英贝特表示歉意说：“对不起，我总是忘记在你这个虔诚的信徒面前是不能谈‘雏鸡’的。换个说法吧，圣克里斯托瓦尔那边是按照计划办事的。这么说可以吧，‘突厥’？还会亵渎你那使徒般的耳朵吗？”

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开玩笑，包括英贝特本人，他说那几句话无非是因为等得不耐烦了。

“注意看！”德•拉•玛萨伸着脑袋朝前看。

“是辆卡车。”萨尔瓦多只看了一眼那渐渐临近的黄色灯光就回答说，“安东尼奥，我既不狂热，也不虔诚。我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如此而已。去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布了《主教书》以后，我为自己是个天主教徒感到自豪。”

那的确是辆卡车。它咆哮而过，一车用绳索捆绑的高高木箱摇晃个不停。隆隆声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

“天主教徒不能说‘鸡巴’，但是可以杀人，对吗，‘突厥’？”英贝特挑衅道。他经常向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挑衅，因为他俩是这群人里最亲密的朋友。两人总是互相开玩笑，有时玩笑太过分，在场的人以为两人会动起拳头来。可他俩从来没有吵过架，“哥儿俩”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但是今天晚上萨尔瓦多一点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

“随便杀人，不行。干掉一个暴君，可以。有个说法叫‘诛暴君’，你听说过吗？在特殊的情况下，教会是批准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写过这样的话。你猜我怎么知道这个说法的？那是我开始帮助‘六•一四’的人后才明白：必要时我得扣

动扳机。我还找了我的忏悔神甫福廷导师。他是圣地亚哥市里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他的帮助下，教皇的使者里诺•撒尼尼主教接见了我。‘阁下，一个信徒如果杀掉了特鲁希略，算是罪孽吗？’主教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我差不多可以把他的话用意大利口音复述出来。他拿给我看圣托马斯的《神学全书》中的一段话。当年我要是没有看到那句话，今天我是不会跟你们在一起的。”

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早已经回过头望着他了：

“咱们这件事，你还请教过忏悔神甫？”

他问话的声音里有股火气。阿玛多•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担心德•拉•玛萨会发脾气，自从特鲁希略几年前杀死玛萨的妹妹奥克塔维娅以后，这位哥哥就很容易冲动。这样的冲动会破坏他和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的友谊。萨尔瓦多安慰他说：

《公羊的节日》（19）

“安东尼奥，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刚开始帮助‘六•一四’的人。你以为我会那么混账，把咱们的事告诉一个可怜的神甫？”

“你给我说说，为什么你可以说‘混账’，而不能说‘鸡巴’和‘雏鸡’呢？”英贝特嘲笑道，再次缓和了紧张气氛。“这些坏话不是都会亵渎上帝吗？”

“亵渎上帝的不是话语，是淫秽的思想。”萨尔瓦多正好顺着他的口气说道，“问混账事情的混蛋可能不会亵渎上帝，可是肯定会让上帝厌烦。”

“为了怀着圣洁的心灵参加这么重大的事情，今天早晨你去教堂领圣餐了吗？”英贝特继续挑衅道。

萨尔瓦多承认说：“十年来，我每天都去领圣餐。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颗基督徒应该有的灵魂。这事只有上帝清楚。”

阿玛迪多心里说：“你已经有了一颗基督徒的心。”在他活在世界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在所有的熟人里，他最钦佩的就是萨尔瓦多。阿玛迪多有个名叫乌拉尼娅•米耶赛斯的姨妈嫁给了萨尔瓦多，阿玛迪多非常喜欢这位姨妈。自从他当上了卡雷拉斯军事战役学院（院长是特鲁希略的女儿安赫丽塔的丈夫）的士官生以后，就习惯在放假的日子里到萨尔瓦多家里去玩。姨父在阿玛迪多的生活里变得重要至极；他有事就与姨父商量，也把心中的烦恼、梦想和疑惑告诉姨父，每有重大决定之前都请姨父出主意。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一家人为庆祝阿玛迪多晋升军官--在一届三十五名军官中名列第一--举办了舞会，参加舞会的有十一位姨妈；几年后，他们又为他举办了一次舞会。年轻的中尉以为得到一生中最好的消息：已经批准他到军队中声誉最高的单位--侍从副官队服役，负责警卫大元帅、国家最高元首的安全。

阿玛迪多闭上了眼睛，呼吸着从四扇打开的小车窗吹进来的海风。英贝特、萨尔瓦多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保持着沉默。他认识英贝特和德•拉

•玛萨是在马哈马•甘迪大街上的萨尔瓦多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突厥”和玛萨争吵的目击者，当时他以为这两人会掏出枪来。几个月后两人和好了，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干掉“公羊”。一九五九年那一天，在乌拉尼娅和萨尔瓦多为阿玛迪多准备的那个晚会上大家都喝了许多甜酒，谁能告诉阿玛迪多两年以后，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在温暖、布满星星的夜空下，他要等待特鲁希略本人的到来，然后把这个大元帅干掉呢？有一天，萨尔瓦多和他走到距离马哈马•甘迪大街二十一号不远的地方，这位姨父把他拉到花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神情严肃地对他说了一番话。从那时起到现在又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姨父说：“阿玛迪多，我得跟你说点事。因为我喜欢你，我们这个家都喜欢你。”

姨父说话的声音太小，小伙子只好把耳朵凑过去。

“萨尔瓦多，怎么回事？”

“我们不想影响你的前途。如果你来我们家，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

《公羊的节日》（20）

“什么样的麻烦？”

“突厥”的表情几乎一向是平静的，但这时肌肉在抽搐，眼睛里闪出一丝不安的神色。

“我同‘六•一四’的年轻人有联系。如果被发现了，那对你很危险。想想看，你是特鲁希略侍卫副官队里的人啊！”

中尉怎么也没有想到萨尔瓦多会秘密参加推翻政府的活动，会帮助反对特鲁希略的组织。卡斯特罗分子六月十四日在康斯坦萨、麦蒙和埃斯德罗•翁托登陆以后，人们就组织起来反抗了。当时不是牺牲了很多人吗？他知道姨父讨厌这个政权，尽管萨尔瓦多和妻子在他面前说话很小心，可总有时候会流露出一些反政府的话。夫妻俩随后立刻打住，因为他和她知道：虽然阿玛迪多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也像任何一个军官一样，对这位三十年来掌握着国家命运、决定着多米尼加人生死的最高元首、大恩人、祖国之父表现出根深蒂固、狗一般的忠诚。

“萨尔瓦多，你别说了！你早就对我说过了。我也早就听见了。我已经忘记那些话了。我还要像从前一样去你那里，那也是我的家。”

萨尔瓦多用他清澈的目光注视着阿玛迪多，传给他一种生命的愉悦。

“那咱们去喝杯啤酒。你用不着摆出一副伤心的模样。”

因此，理所当然地，当中尉恋爱后开始考虑结婚的时候，他就首先把未婚妻介绍给萨尔瓦多和乌拉尼娅认识，当然还有梅卡姨妈--母亲的十一个姐妹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哦，亲爱的路易莎•希尔！中尉一想起这个可爱的姑娘，内疚就撕裂他的心肺，怒火就阵阵涌上心头。他拿出一支香烟放在嘴上。萨尔瓦多用打火机给他点烟。哦，美丽、娇艳的路易莎•希尔！在一次演习之后，他和两个战友在罗马纳乘着一艘帆船在海上兜风。船靠码头时，有两个姑娘在买鲜鱼。三个军官上前搭讪，然后就陪着两位姑娘去听音乐。接着，姑娘

们邀请三位军官去看一对夫妻。只有阿玛迪多能去，因为那天他轮休，两位战友则必须得回兵营。他发疯似的爱上了那个身材苗条、性格活泼的大眼睛姑娘，她跳起默朗格舞来可以与多米尼加之声的女明星相媲美。姑娘也爱上了这个潇洒的军官。两人第二次出去玩的时候，看了电影又去跳了舞，他吻了她、抱了她。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儿，我再也不会找别的姑娘了。自从当上士官生，这样肉麻的话阿玛迪多就跟许多女人说过，但这一次他说的可是真话。路易莎带他去看住在罗马纳的父母，他请她去住在特鲁希略城的梅卡姨妈家吃午饭。一个星期天，他带她去看萨尔瓦多和乌拉尼娅，大家都特别喜欢路易莎。他说很想向她求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全家给他打气，说路易莎非常迷人。于是，阿玛迪多正式向她父母提出了结婚的请求。根据军规，他向侍卫副官指挥部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

《公羊的节日》（21）

那是他活到二十九岁以来，现实第一次给他的当头棒喝，尽管他学习成绩优秀、士官和军官的业绩骄人，可他完全不晓得现实会是这个样子。（他想：“自己与大多数多米尼加人一样。”）他的申请迟迟没有下文。有人给他解释说，侍卫副官队已经把申请转给了军情局，因为要进行政审。一周到十天之内批文就会下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批文一直没有下来。到了第二十一天，元首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这是他唯一一次有幸同祖国的大恩人谈话，虽然此前在公共场合他多次守在元首身边。这是他每天在拉德哈麦斯别墅看到的伟人第一次把目光落到了他身上。

加西亚•盖莱罗中尉小时候就听家里大人--尤其是祖父埃尔莫赫内斯•加西亚将军说到元首的目光。后来在学校里，再后来在士官和军官中，也反复听到。人们说：特鲁希略的目光无人可以承受，人人都会低下头来，因为吓呆了，因为被他眼神中锥子般的力量刺倒了；他的目光好像可以看出你最隐秘的思想、深藏的欲望和打算，会让你感到被脱光了衣裳。阿玛迪多对这些传言颇不以为然。可以说，元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眼力、意志和工作能力已经把多米尼加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可他不是上帝，他的目光只能与平常人一样。

他一踏进办公室，一立正，一从喉咙里尽可能爆发出显示军人威武的响亮声音--“陛下，加西亚•盖莱罗中尉奉命来到”，就足以让他感到如同触电般的激动。“进来！”一个尖嗓门吼道，声音是从一个坐在房间另一端红皮写字台后面的男人那里发出来的，那人头也不抬，继续在写着什么。中尉向前走了几步，停下立正，纹丝不动，也不想什么，望着眼前那头梳理整齐的华发和一身无可挑剔的衣着--蓝色西装、雪白的高领衬衫、带珍珠别针的银色领带--的人，只见他一手扶纸，一手在用蓝墨水笔写字。他看到元首的左手上戴着一枚闪光的宝石戒指，根据迷信的说法，这是一个护身符，是元首年轻时在国民

警卫队当差时，在一次追捕反对美国军事占领的起义军“强盗”的过程中，一个海地巫师送给他的，老人担保说：只要他不摘掉这枚戒指，就可以刀枪不入。

“中尉，你的服役表现不错啊！”他听到元首这样说道。

“谢谢，陛下！”

长着银发的脑袋微微颔首，那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寻找着中尉的目光，既不闪光也不幽默。事情过后，中尉对萨尔瓦多坦白道：“他的视线落到我脸上之前，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说真的，他看得我心里发慌。”元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用目光在检查中尉的军装、皮带、纽扣、领带、军帽。阿玛迪多开始出汗了。他早就知道，着装稍有疏漏就会惹得元首不快，甚至会爆发出严厉的责骂。

“这么出色的服役表现可不能因为跟一个共党分子的妹妹结婚而被玷污了啊！在我的政府里不允许敌友共处。”

《公羊的节日》（22）

元首温和地说着，那锥子般的目光并没有离开中尉的眼睛。小伙子心想，这尖嗓门会随时像公鸡一样地叫起来。

“路易莎•希尔的哥哥是‘六•一四’动乱分子，你知道吗？”

“不知道，陛下。”

“现在你知道了。”元首清清喉咙，语气不变地继续说下去，“咱们国家有很多女人，你再找一个吧！”

“是，陛下。”

他看到元首点点头，意思是接见结束了。

“陛下，我走了。”

立正，敬礼。他迈着正步走了出去，极力掩饰心中的苦涩。军人得服从命令，特别是来自大恩人、祖国之父的命令。老人家在百忙之中还拨冗找他谈话。既然元首给他这个荣誉军官下令，那也是为了他好。他应该服从。他咬着牙吞下了苦果。他给路易莎•希尔写了一封信，里面全是真话：“我怀着极大的痛苦给你写这封信，我的感情在经受折磨，因为我不得不放弃对你的爱情，不得不痛苦地告诉你：咱俩不能结婚。上级禁止我同你结婚，理由是你哥哥参加了反对特鲁希略的活动，此事你一直没有对我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可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采取的困难决定。尽管我会永远心怀爱慕想念你，可是咱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希望你万事如意。请不要记恨我！”

罗马纳那个美丽、快乐和苗条的姑娘是不是已经原谅他了？虽然他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姑娘，可是他心里总是还在想念她。路易莎已经结婚了，丈夫是银港地区的富有农场主。但即使路易莎原谅了他中止婚约的事，假如她知道另外那件事的话，也肯定不会原谅中尉的。他自己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即使再过几分钟元首就会被乱枪打得像蜂窝--面对脚下的尸体，中尉想把手枪里的全部子弹打进那双蜥蜴般冰冷的眼睛里去，他仍然不能原谅自己。“路易莎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件事。”除去

策划这次伏击“公羊”的几个人知道以外，无论路易莎还是什么人都不清楚那件事。

《公羊的节日》（23）

当然，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是知道的。那天黎明时分，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来到了马哈马•甘迪大街二十一号。他被仇恨、酒精和绝望摧毁了。干完那件事以后，乔尼•阿贝斯上校和罗伯托•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把他直接送到了普莎•威迪尼开的妓院里，为的是通过老酒加妓女让中尉忘记那个倒霉的时刻。“倒霉的时刻”、“为祖国牺牲”、“忠诚考验”、“献身给元首”：这就是他们说的话。随后，两人祝贺中尉晋升。阿玛迪多吸了一口烟，接着把烟吐到了公路上，一个小小的火团撞击在柏油路上。“要是你不想些别的事情，就会哭起来。”一想到英贝特、安东尼奥和萨尔瓦多看到自己竟突然啜泣起来，中尉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们三人会以为他胆怯后退了呢。小伙子咬得牙齿咯咯作响。他还从来没有如此坚定过。只要“公羊”活着，他就不能活，从一九六一年一月的那个晚上起，世界就已经崩溃，他终日感到绝望。为着不饮弹而去，他跑到马哈马•甘迪大街二十一号，寻求萨尔瓦多的友谊庇护。他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突厥”。但不是立刻。因为当萨尔瓦多、他妻子和孩子们黎明时分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男主人赶忙跳下床去开门的时候，他看到中尉浑身上下一塌糊涂，还散发着浓烈的酒臭。阿玛迪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下子扑进萨尔瓦多怀中。“出什么事了，阿玛迪多？谁死啦？”大家把他拉进卧室，强迫他躺在床上，由着他去讲一些不联贯的句子，倾诉心中的烦恼。乌拉尼娅•米耶赛斯给他准备了一杯热茶，像哄孩子一样让他慢慢喝下去。

“凡是你将来会后悔的事情，就不要讲给我们听。”“突厥”拦住了他的话头。

他坐在床角上，身穿绣有汉字的和服，亲切地望着阿玛迪多。

乌拉尼娅姨妈吻了吻中尉的前额，站起来说：“你俩单独谈吧。你可以更放心地说话。有些话说给我听你也许更痛苦，那

就说给他听吧！”

阿玛迪多说了一声“谢谢”。“突厥”熄掉了头上的中央顶灯。床头柜上台灯的纱罩上有些红光照射出来的图画。是云彩？是动物？中尉心里想：就算突然发生火灾，我也不会挪动地方。

“阿玛迪多，你睡一会儿吧。太阳一出来，你就会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悲惨。”

“太阳出来也一样，‘突厥’。今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会讨厌自己。如果不让我喝酒，那就更糟。”

事情是从中午开始的，地点在侍卫副官总部，旁边就是元首居住的拉德哈麦斯别墅。阿玛迪多中尉刚刚从博卡•奇卡回来，是总参谋部与大元帅保持联系的联络官罗伯托•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派他给在多米尼加空军基地的兰菲斯•特鲁希略将军送去一封盖有火漆印的信。中尉进办公室向少校报告了任务完成的情况。少校露出顽皮的样子迎接他，接着，他指指写字台上的红皮卷宗说：

“你猜不出这里的内容？”

《公羊的节日》（24）

“给我一周的假期？让我去逛海滩？对吗，少校？”

“小伙子，是晋升你为上尉的命令。”顶头上司把卷宗递给他。

萨尔瓦多不动声色地听他这样说道：“我当时愣住了，因为还没有轮到我晋升的时间。还差八个月我才能提出晋升的申请呢。我那时心里想：由于否定了我的结婚申请，因此得给我一个安慰奖。”

萨尔瓦多在床角不安地一动，脸上露出不舒服的表情。

“阿玛迪多，你一直不知道吗？你的同事和上级从来没有跟你说过忠诚考验的事吗？”

“我那时以为是胡说八道。”阿玛迪多坚决而愤怒地否认道，“我发誓。到那里去当兵不是为了炫耀的。我一直不清楚忠诚考验的事。那对我是个突然袭击。”

那是真的吗，阿玛迪多？又一个谎言而已，又一个令人同情的谎言而已，自从进入军事学院以来，生活就成为一连串的谎言。自从他一出生，生活就成了谎言，因为他是与特鲁希略时代同时诞生的。你当然应该知道忠诚考验的事，应该怀疑到这件事；显而易见，在圣佩德罗•德•马克里斯军营里，后来在侍卫副官队中，通过人们的玩笑、吵架、咋呼、吹牛，你当然听到过、感觉到过、发现过委派特殊任务和担任更重要职务的军官和特派员，在晋升和委派之前都是要经过考验的：看你是否忠诚于特鲁希略！你一直很清楚：有忠诚考验这回事。但是，现在加西亚•盖莱罗也明白自己一直不想详细打听这次忠诚考验的内容。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握握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中尉听过多次最后终于相信的话：

“小伙子，你前程远大啊！”

少校命令他晚上八点钟去家里接他：大家去喝一杯，庆祝他的晋升并办个手续。

“你开吉普车吧！”少校送别他时说道。

八点钟，阿玛迪多来到少校家门口。这位上级没有请他进门。少校可能一直守在窗户后面监视着外面的动静，还没等阿玛迪多把吉普车停稳，他就已经出现在门外了。他跳上吉普车，没有回答中尉的敬礼，就假装口气自然地命令阿玛迪多：

“去四十一号！”

“少校，是去监狱啊？”

“对，去四十一号！”中尉重复道，“有人在那里等着呢。你大概猜出是谁了，‘突厥’。”

“是乔尼•阿贝斯。”萨尔瓦多嘟囔了一声。

“是阿贝斯•加西亚上校。”阿玛迪多用讽刺的口吻纠正道，“是军情局长！”

“阿玛迪多，你能肯定你真的愿意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吗？”小伙子感到萨尔瓦多拍了拍他的膝盖。“让我也知道这件事，将来你不会恨我吗？”

《公羊的节日》（25）

阿玛迪多以前就看到过军情局长。早就看到过他像个影子似的在国家宫的走廊里飘来飘去，看到他在拉德哈麦斯别墅的花园上下那辆黑色的防弹凯迪拉克，看到他进进出出元首的办公室，看到只有这位局长可以而全国其他任何人也做不到的事情--随时随地、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在国家宫或者元首的私人住宅里得到接见。阿玛迪多如同海陆空军中的许多战友一样，一看到这个套着一身上校军装的肥头大耳的家伙，心底就悄然生出一种警惕的战栗感。军人应该显示的身材、灵活、威武、雄壮、阳刚和帅气，都被这位局长具体地否定了，虽然元首每当国庆节和建军日总是要对将士们强调上述军人应有的气质。局长哭丧着的肥脸上留着墨西哥最走红的演员阿尔杜罗•德•科尔多瓦式的小胡须，短脖子上支撑着阉公鸡式的下巴。尽管军官们是在最亲密的小圈子里多喝了一些甜酒之后才会说上几句，可实际上人人讨厌这位军情局长，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军人。乔尼•阿贝斯•加西亚的上校军衔不是读军校、过军营生活、流汗甚至流血一级一级升上来的。他是用肮脏的勾当换来的这个权力极大的军情局长职务。军官们不信任这位局长，因为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业绩”据说是他指挥干的：杀人越货、迫害追踪、监视陷害、造成高层人士突然失宠--例如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刚刚发生的事情；对“有问题”的人们进行告密、揭发、造谣、诬蔑（《加勒比日报》上有个“公众论坛”专栏专门从事这个勾当，许多人的命运就取决于专栏里的话）；军情局长还策划和组织迫害非政界的和平和正直的人士，这些人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落入了乔尼•阿贝斯•加西亚和特工大军布下的天罗地网。因此可以说，无论多米尼加社会哪个偏僻的角落，都躲不开军情局的眼睛。许多军官--包括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感到自己有权在内心深处蔑视这个局长，尽管大元帅是信任他的，因为如同政府内好多人的想法一样（似乎包括兰菲斯•特鲁希略在内），这些军官认为：阿贝斯•加

西亚上校暴露出来的残暴嘴脸会让政府威信扫地，会证明批评政府的人是有道理的。但是，阿玛迪多想起有一次他的顶头上司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吃完晚饭后趁着酒兴当着一群侍卫副官的面替军情局长辩护说："上校可能是个魔鬼，但是他为元首效力。这样，所有的坏事就可以全部推到他头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元首了。这是对国家最好的服务！为了让政府连续执政三十年，就需要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屎尿的乔尼•阿贝斯。如果需要，他得连脑袋加身体也沾满屎尿。让他越热越好！让他把敌人、甚至朋友的仇恨全都吸引住才好！元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天都离不开他。如果上校不替元首注意背后的动静，谁知道会不会出现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古巴的巴蒂斯塔、阿根廷的庇隆身上的事情呢！"

"晚上好，中尉！"

"晚上好，上校！"

阿玛迪多举手行军礼。可是，阿贝斯•加西亚只跟他握握手--一只软绵绵的手，好像海绵一样，手心都是汗水；随后，又拍拍中尉的肩膀。

《公羊的节日》（26）

“请过来！”

岗楼旁边站着六七个警卫，走过铁栅栏门，里面有个小房间，大概是个办公室，有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糟糕的是只有一盏电灯，忽忽悠悠地吊在一根爬满苍蝇的绳子上；灯光周围飞舞、碰撞着一群蛾子。上校把门关好，指指椅子让两人坐下。一个卫兵拿进来一瓶红牌尊尼获加酒（上校开玩笑说：“我喜欢这个牌子，因为跟我同名。”）④、几个杯子、一个冰桶和几瓶矿泉水。上校一面斟酒，一面对中尉说话，仿佛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不在场似的。

“祝贺你晋升和服役成绩优秀。你的工作情况，我非常了解。是军情局推荐你升级的。因为你无论作为军人还是公民都表现出色。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少数不被批准结婚，但是能够服从命令，而又不要求上级重新考虑的军官之一。因此，元首给你嘉奖，提前一年让你晋升。来，用尊尼获加干杯！”

阿玛迪多喝了一大口。乔尼•阿贝斯上校原来给他斟的几乎是一满杯威士忌，仅仅兑上了一点水，因此小伙子喝下去之后脑袋轰地一下炸开来。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又是那样一个地方，乔尼•阿贝斯给你倒酒，你就没猜出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吗？”萨尔瓦多低声道。小伙子察觉出姨父话里隐藏着痛苦。

“猜到了，‘突厥’，肯定是冷酷又丑恶。”小伙子答道，浑身在颤抖。“不过，再也不会发生了。”

上校又斟了一遍酒。三人早已经抽起烟来。军情局长谈起不让内部敌人抬头的重要性，他说：“每当他们蠢蠢欲动的时候，就要坚决镇压！”

“因为只要内部敌人软弱无力、团结不起来，外部敌人的事就无关紧要。让美国叫喊吧，让美洲国家组织跺脚去吧，让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狂吠吧，这无损咱们一根毫毛！恰恰相反，可以让多米尼加人更紧密地团结在元首周围，像只铁拳一样！”

他说话的声调拉得很长，躲避着听话人的注视。小眼睛里的黑眼珠快速地转动，总是躲躲闪闪，寻寻觅觅，仿佛要看出别人心中的秘密。他时不时地掏出一块红色大手帕，擦擦脸上的汗水。

“特别是军人。”他停顿一下，弹弹烟灰。“尤其是军人中的精英，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您就是这精英中的一员。元首希望您能听懂这番话。”

局长又停顿一下，倒了一大杯，喝下一口威士忌。到这时，他好像才发现菲盖罗阿少校也在场。

“中尉知道元首对他的希望吗？”

“用不着什么人告诉他。因为他是那一届里最有头脑的军官。”少校长着一张蛤蟆脸，由于酗酒过度，面庞更显浮肿和紫红。上校和少校的一唱一和给阿玛迪多的印象是两人在表演喜剧。“我想他是知道的，否则也就不会有这次晋升了。”

《公羊的节日》（27）

又一次暂停。上校第三次斟酒。他用手放冰块。“干杯！”三人又喝了下去。阿玛迪多那时心里想：“宁可喝甜酒加可口可乐，也不喝威士忌，太苦了！”到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喝尊尼获加。他心里说：“我真蠢！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上校的红手帕真奇怪。他看到过白的、蓝的、灰的。可是没有见过红的！真是别出心裁！

“您将来的责任越来越大。”上校神情严肃地说道，“元首想肯定地知道您是不是能适应要求。”

“上校，我应该怎么办？”如此地转弯抹角真让阿玛迪多恼火。“我一向都完成上级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让元首失望。是不是指的忠诚考验啊？”

上校低头望着桌面。他抬起头的时候，中尉看到他那闪烁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满意的闪光。

“的确，对有种的军官，对特鲁希略主义者，用不着掩盖坏消息。中尉，你说得有道理。先干完这件蠢事吧！然后去普莎家里庆祝你的晋升。”上校说着站起来。

萨尔瓦多声音嘶哑、表情沮丧，费力地开口道：“让你干什么？”

“让我亲手杀死一个叛徒。上校是这么说的：‘中尉，手别抖！’”

他们离开四十一号时，阿玛迪多觉得脑袋嗡嗡在响。在那棵高大的竹子旁边，在已经变成了军情局的监狱和审讯中心的楼房旁边，在距离中尉开来的那辆吉普车不远的地方，还有另外一辆一模一样的吉普车，车灯是熄灭的。后排座上，两个卫兵用枪押解着一个家伙，他双手被捆，嘴巴被毛巾堵着。

“中尉，请跟我来！”乔尼•阿贝斯说着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后排就是卫兵和囚犯。“罗伯托，你跟在我们后面！”

两辆吉普车开出了监狱大门。一上海岸公路，暴风雨就来了，夜空里充满了雷鸣和闪电。暴雨把他们浇了个透湿。

“下吧，下吧！浇湿了也不怕。”上校说道，“大雨可以驱散

热气。农民正盼着来点雨呢。”

他不记得路上跑了多少时间，但是路程肯定不长，因为他刚好记得吉普车停在胡安娜大街上以后，他们走进普莎•威迪尼的妓院时妓院客厅的挂钟显示正是夜里十点。整个事件，从中尉去接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到把事情办完，一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阿贝斯•加西亚离开了公路，吉普车跳了一下，摇摇晃晃的好像要摔倒在布满蒿草与乱石的荒地里。后面紧跟的少校的吉普车用大灯照着穿行的上校和汽车。外面很黑，但中尉知道他们是在沿着海岸线前进，因为海浪的轰鸣声早已在敲击着他的耳鼓了。中尉觉得他们是在绕着卡莱塔的小码头转圈子。吉普车刚一停下，雨就停了。上校跳下车，阿玛迪多也跟着跳下来。两个卫兵训练有素，不等长官下达命令就把囚犯推下了车。借助一道闪电，中尉看到那个被堵住嘴的家伙没有穿鞋。整个行车过程中，这个囚犯一直很温顺，可是刚一下车，仿佛终于意识到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他开始挣扎、咆哮，拼命要挣脱捆绑并吐掉嘴上堵的东西。阿玛迪多在此之前不想看这个犯人，但现在他注意到他头部摇晃的动作，知道他想让嘴巴自由，想说点什么，可能是要他们手下留情，也许是要破口大骂。中尉想：“如果我掏枪向上校、少校和两个卫兵开火，把犯人放跑，那会怎样呢？”

《公羊的节日》（28）

萨尔瓦多说："那礁石上的死尸就不是一具了，而是两具。"

"雨停了，还不错。"少校菲盖罗阿•加里翁边下车边抱怨道，"他妈的，我浑身都湿透了。"

"中尉，您带枪了吗？"阿贝斯•加西亚上校问道，"别让这个可怜虫多受罪了！"

阿玛迪多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站到囚犯身边。两个卫兵放开犯人，走到一边去了。那家伙没有撒腿就跑，这出乎中尉的意料。大概是两条腿不听话，恐惧把他钉牢在海风呼啸的草地上了。但是，尽管他不想逃跑，却仍然绝望地摇晃着脑袋，上下左右晃个不停，挣扎着要甩掉嘴上的东西。他发出一阵阵咆哮声。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把手枪放在囚犯的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枪声震聋了中尉的耳朵，一瞬间让他闭上了眼睛。

"再开一枪！他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阿贝斯•加西亚说道。

阿玛迪多弯下腰摸摸犯人的脑袋，脑袋纹丝不动，于是他又很近地开了一枪。

"行啦！"上校抓住中尉的胳膊，把小伙子推到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的吉普车那里。"卫兵知道该怎么办。咱们到普莎家里去暖暖身子。"

在罗伯托开的吉普车里，加西亚•盖莱罗中尉没有说话，只是昏昏然听着上校和少校之间的对话。他记得两人说道：

"原地埋葬吗？"

"扔到海里去！"军情局长解释说，"这是这块礁石的好处，又高又陡，下面是海水，很深，好像一口井，那里有很多鲨鱼，转眼之间，就吞进肚里去了，不留半点痕迹。安全、快速，还干净。"

萨尔瓦多问阿玛迪多："你还能认出那个地方吗？"

不行了。他只记得到达那里之前是从卡莱塔的小码头绕过去的。但是，很难从四十一号重新再跑一遍。

萨尔瓦多又拍拍他的膝盖说："我给你一片安眠药，让你先睡上七八个小时。"

"'突厥'，我还没有说完。你再稍稍忍耐一会儿。然后你就会把我大骂一顿，赶出家门去的。"

他们来到了妓院，女主人名叫普莎•威迪尼。那是一座老住宅，有阳台和花园。与军情局和政府有关系的线人经常出入那里。据说，这个叫普莎的老太婆爱讲粗话，却能给人好感，也是为军情局工作的。她年轻时在二号大街就是个名噪一时的头牌妓女，现在已经升为这个行业的"老大"了，负责管理所有的妓女。普莎连忙出来迎接他们，问候上校和少校的样子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她摸摸阿玛迪多的下巴说："好酷的帅哥！"她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让他们坐在靠近吧台的地方。乔尼•阿贝斯要人送上尊尼获加。

"上校，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您要的是威士忌。"阿玛迪多坦白道，"尊尼获加，这很容易理解，可我没有弄明白。"

《公羊的节日》（29）

“威士忌比心理医生效果好！”上校说道，“没有威士忌，我就不能保持心理平衡，而这在我的工作里是最重要的。为了做好工作，就应该冷静、冷血、冷酷。绝对不能把激情和理智混合在一起。”

妓院里还没有客人，只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老汉坐在吧台那里喝啤酒。自动点唱机里播放着博莱罗舞曲，阿玛迪多听出那是多娜•拉•内戈拉浑厚的声音。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起身去请扎堆在角落里闲聊的女人中的一个跳舞，那群娘儿们的上方是一张巨大的墨西哥电影海报，上面站着里贝尔达•拉玛尔科和迪托•基萨尔。

“您的神经非常稳定。”阿贝斯•加西亚上校夸奖道，“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能这样。我看到过好多不错的军官在关键时刻‘草鸡’了。有的还拉了一裤子屎。因为，杀人比自己去死更需要勇气，这道理听起来叫人难以置信，是吧？”

上校倒上两杯酒，说道：“干杯！”阿玛迪多迫不及待地喝了下去。喝了几杯了？三杯？五杯？他很快就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除去喝酒，他还跳舞，跟一个印第安姑娘跳舞的同时爱抚她，接着把这姑娘拉到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盏红色玻璃纸罩着的电灯，他和她在一张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的床上滚来滚去。他干不成。“宝贝，我喝醉了。”他道歉说。真正的原因是他心里堵得慌，是他还记得刚才他做的那件事。终于，他鼓起勇气对上校和少校说他要回家，因为喝得太多心里难受。

三人走出大门。等待着乔尼•阿贝斯的是那辆黑色防弹凯迪拉克，司机站在车旁；还有一辆吉普车，上面坐着几个武装警卫。上校握握中尉的手说：

“您不想知道那家伙是谁吗？”

“上校，还是不知道为好！”

阿贝斯•加西亚的胖脸松弛下来，变成了嘲笑的模样，一面用他那块红色手帕擦汗一面说：

“如果干了这种事又不想知道涉及的是谁，那不是太容易了

吗！得了，中尉，别逗了。既然下水，就得湿鞋！那家伙是‘六•一四’的人，我想是你前未婚妻的哥哥。你未婚妻是叫路易莎•希尔吧？以后，咱们随时都会一起做事的。如果需要我，你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我。”

中尉再次感到“突厥”安慰性地拍拍他的膝盖。

《公羊的节日》（30）

“阿玛迪多，他是在撒谎。”萨尔瓦多想让小伙子振作起来。“可能是个随便什么人。他在骗你，为了彻底打垮你，为了让你感到完全卷到他们的圈子里去了，为了让你当个俯首帖耳的奴才。忘掉他对你说的话吧！也忘掉你做过的那件事！”

阿玛迪多点点头。他慢慢地指着子弹带上的手枪说：

“‘突厥’，下一次再开枪，那就是杀掉特鲁希略。你和托尼•英贝特无论做什么都要算上我一份。你们谈话用不着躲着我。”

“注意！注意！那辆车来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着，一面端起截短枪管的步枪架到车窗上准备射击。

阿玛迪多和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也拿出了各自的武器。安东尼奥•英贝特把车子发动起来。可是从防波堤上下来的汽车不是他们要找的雪佛兰，而是一辆小型大众汽车，只见它从公路上下来，一面刹车，一面在找他们这四个人，最后发现了他们，便把车子调转方向开了过来，在他们旁边停下，熄了车灯。

四

护士终于开口道：“您不上去看看他老人家吗？”

乌拉尼娅知道，她踏进家门后没有立即请护士领她上楼去看父亲而是一头扎进厨房去煮咖啡，所以护士必然会问这个问题。十分钟前，她已经在小口品尝着咖啡了。

“第一，我要先吃完早点。”她回答道，没有一丝微笑。护士慌乱地低下了头。“要爬上这个楼梯，我得准备些力气。”

“我知道您和老人家有些不和。我也是听说的。”护士抱歉地说道，两手不知放在哪里好。“我刚才只是问问。我已经给先生喂了早餐，也刮了脸。先生总是醒得很早。”

乌拉尼娅点点头。她这时已经镇定下来，也有自信了。她又一次审视着周围破败的景象。除去壁画已经脱落和破损之外，桌面、盥洗盆、橱柜……一切似乎都缩小变形了。这还是

那些老家具吗？她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有人来看他吗？我的意思是说亲戚们。”

“阿德利娜的两个女儿卢辛达和玛诺拉，中午前后经常来。”护士是个高个子女人，已经上了岁数，白大褂里面穿着长裤，这时站在厨房门口，掩饰不住心中的不快。“从前您姑姑每天都来。后来，她胯骨摔伤就不出门了。”

阿德利娜姑姑比乌拉尼娅的爸爸小了许多，今年最多不超过七十五岁。原来她摔伤了胯骨。她还那么虔诚吗？这么说，是因为天天去领圣餐才摔伤的吧。

“他是在卧室里吗？”乌拉尼娅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是啊，他还能在哪里呢。不，不，用不着陪我上去。”

《公羊的节日》（31）

她顺着扶手颜色脱落的楼梯上去，她记得原来这里总是摆着几盆鲜花的，现在也没有了；心里总是有一种家缩小了的感觉。来到二楼，她发现瓷砖有了裂缝，有的已经松动。这里曾经是座豪华、富有、现代风格的小住宅，布置得也很有品位；现在一落千丈了，与她在观景台周围看到的高级住宅区相比，这里是破房子了。她在第一扇房门前停步--这是她从前的房间，用手指敲了两下，就推门进去了。

一道强烈的阳光迎面而来，是从半开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一两分钟后，蒙着灰色床罩的大床露出了轮廓，还有那个带椭圆镜子的衣柜，还有墙上那些照片也一一显露出来，这里怎么会有她从哈佛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呢？终于，在那张靠背和扶手宽大的老皮椅上，她看到了身穿蓝色睡衣和拖鞋的老父亲。他好像被淹没在皮椅里了。如同这个家一样，他变得又干又瘦又小。父亲脚下一个白色的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便盆，里面有半盆尿。

从前，父亲的头发是黑的，只有两鬓有些银白；如今，谢顶的头上仅剩的几缕稀疏的毛发是黄色的，十分肮脏。他的眼睛原来很大，非常自信，可以纵览天下大事（那是不在元首身边的时候）；但是如今注视着她的这两个深深的眼窝仿佛鼠眼一样，满是惊慌的神色。从前满口的牙齿如今一颗也没有了。大概是拿掉了假牙（做假牙的费用是她支付的），因此嘴唇下陷，面颊紧缩，几乎贴在了一起。他深陷在皮椅里，双脚几乎擦不着地面。从前，她看父亲时必需抬头，伸长脖子；如今，父亲如果可以站起来，大概也就与她肩膀一样高。

“我是乌拉尼娅。”她坐到床上，距离父亲一米远，弯下腰低声说，“您还记得有个女儿吗？”

老人心里非常激动，双腿上干枯、苍白的手指微微在动。那对小眼睛虽然不离开乌拉尼娅的面庞，但是脸上依然没有表情。

“我也认不出您了。”乌拉尼娅嘟囔道，“不知道我干吗要回

来，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开始上上下下点头。从他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悠长刺耳的呻吟声，仿佛一首挽歌。过了一小会儿，他安静下来，但是眼睛一直紧盯着她。

“从前家里到处都是书。”乌拉尼娅扫视着光秃的四壁。“书弄到哪里去了？当然，现在您是不能读书了。从前，您有时间读书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看到您在读书。那时，您可是个大忙人啊！我现在也是个大忙人了，可能比您过去还忙。每天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还要访问客户。但是，每天我都要挤出一点时间读书。起得早一点，一面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看日出，一面读书；或者夜里一面眺望着万家灯火，一面读书。我很喜欢这样的读书方式。每到星期天，看完电视上的《新书博览》节目之后，我都要看上三四个小时的书。爸爸，这就是我独身的好处。您从前不知道吗？您的女儿那时就打算当修女了！您经常这么说：‘真是惨败啊！还没有捞到个丈夫！’爸爸，现在我也没有丈夫。确切地说，我是不愿意结婚。我是有打算的。在大学里，我不想找。在世界银行，也不想。在律师事务所里，也不想找。您想想看，现在还会常常冒出来追求者呢。可我已经四十九岁啦！当个老处女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可怕。比如，我可以用不着照看丈夫和孩子，可以有时间读书看报。”

《公羊的节日》（32）

他似乎理解女儿的话；似乎由于专注，他不敢牵动一丝肌肉，为的是不打断女儿的话。他一动也不动，小小的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那双小眼睛紧紧盯住女儿的嘴唇。大街上，不时有汽车通过，还可以听到脚步声、叫喊声、断断续续的谈话声临近、远去和消失的过程。

“我在曼哈顿的家堆满了书。”乌拉尼娅又开口道，“我的书很多，就像我小时候的这个家一样。法律的、经济的、历史的，都有。但是，我卧室里的书都是多米尼加人写的。见证录、散文、回忆录，还有许多历史书。您猜是什么历史时期的？特鲁希略时代的。还能是哪个时期呢？是多米尼加五百年来最重要的时期啊！我小的时候您总是这么信心十足地告诉我。爸爸，的确如此。在特鲁希略统治的三十一年里，我们从西班牙征服美洲以来，所忍受的一切不幸都落到实处了。在有些历史书里还出现了您的名字，您也是个人物哩！国务委员、参议员、多米尼加党主席。爸爸，有什么角色是您没有当过的吗？我现在成了特鲁希略问题专家了。我不玩桥牌，不打高尔夫，不骑马，不听歌剧，我的业余爱好是了解特鲁希略时代发生的事情。爸爸，遗憾的是您和我不能谈话。有多少事情本来您是可以给我说清楚的，您是元首的左膀右臂啊！您那亲爱的元首可没有好好奖励过您对他的忠诚。比如，从前我很想请您给我说明元首陛下是不是跟我妈妈睡过觉！”

她发现老人家脸上有惊恐的神色。瘦弱的身体，好像又吸收了什么，突然向上一动。乌拉尼娅探过头去仔细观察。是不是错觉呢？他好像在听她说话，仿佛在努力理解她说的内容。

“您允许元首跟我妈妈上床？您忍气吞声了？您利用这件事爬到领导层里去了？”

乌拉尼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仔细看看房间。床头柜上，有两张镶银框的照片。一张是她第一次领圣餐时拍的，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大概带着这样的印象：女儿身穿精美的薄纱白裙，脸上一副天使般宁静的表情。

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的：年轻美丽，黑发从中间一分为二，眉毛弯弯如月，眼神似梦似愁。那是一张老照片，有些皱褶。她走到床头柜前，拿起妈妈的照片亲吻了一下。

妈妈那时听到有辆汽车在家门口停下来，心里扑通跳了一下。她没有动作，透过窗帘感觉到一辆豪华汽车的颜色、光洁的车身和耀眼的反光。她听到了脚步声、两三下门铃声--她吓得一动不动，仿佛被催眠了一样，接着是女佣开门的声音。她听到楼梯下有人简短地说了几句什么。她发了疯似的心脏好像要爆炸了一样。有人在轻轻敲卧室的门。女佣，年轻的印第安姑娘，头戴发套，惊慌失措地出现在半开着的门口：

《公羊的节日》（33）

“夫人，元首来看您啦！夫人，是大元帅来啦！”

“你告诉元首：很抱歉，我不能接待他。你就说：阿古斯丁不在家，卡布拉尔夫人不接待来访。去吧，就这么说！”

女佣的脚步声胆怯而犹豫不决地顺着摆满天竺葵花盆的楼梯远去了。乌拉尼娅把母亲的照片放回了床头柜上，重新坐到床角。父亲仍然缩在皮椅里警惕地望着女儿。

“这就是元首在执政初期对教育部长干的好事！爸爸，这事您很清楚。那个年轻的学者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天才的作家身上，也遇到了这样的事。他去上班，元首就去看他的妻子。可是她有勇气说：丈夫不在家，不接待来访。在特鲁希略时代初期，一个妇女还有可能拒绝元首的来访。妻子把这件事告诉堂佩德罗以后，这位作家愤然辞职，出国了，再也不回这个岛国了。出走以后，在墨西哥、阿根廷和西班牙成为著名的教授、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元首要跟他妻子上床这件事反而逼得他出国成了大学者！在特鲁希略统治初期，部长可以辞职，辞职后不会受到暗算，不会被推落悬崖，不会遭疯子行刺，不会被扔到海里喂鲨鱼。他做得对，您说呢？爸爸，他的行为使他避免了后来在您身上发生的事。您是像他那样做的呢，还是您装作看不见，就像咱们的邻居，您那可恨又亲密的朋友、您那讨厌又可敬的同事堂伏瓦伊兰？爸爸，您还记得吗？”

老人开始颤抖，还不停地呻吟，仿佛唱挽歌一样。乌拉尼娅等着他平静下来。那个堂伏瓦伊兰啊！那个时候，他经常在客厅里或者花园里跟父亲说悄悄话，那个时候他每天都要来看父亲好几次，因为那个时候他和父亲在特鲁希略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盟友。特鲁希略那时喜欢挑起种种斗争，为的是让部下人人自危，整天防备着来自背后的匕首，而给你一刀的人恰恰是公开场合里的你的朋友、哥们和同志。堂伏瓦伊兰的家就在对面，此时此刻，那里的屋顶上警惕地站着一排六七只鸽子。乌拉尼娅走近窗户。那位大官的住宅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堂伏

瓦伊兰也做过内阁成员、参议员、总检察长、外交部长、驻外大使，以及那个年代一切可能的职务。一九六一年五月多米尼加大乱的时候，他恰好担任国务部长。

《公羊的节日》（34）

对面的住宅依然是那副灰白色的样子，可是也缩小了许多。由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间四五米的耳房，因此与这个哥特式宫殿三角形的外突门廊很不协调。乌拉尼娅早晨上学或者下午放学的时候，都经常看到堂伏瓦伊兰妻子那苗条的身影。这位美丽的夫人只要一看到她，就会立刻喊道："乌拉尼娅，乌拉尼娅！亲爱的，过来！让我瞧瞧你！小姑娘，你这双大眼睛真漂亮！太美了！跟你妈妈一样。"一双保养得很好的手--长长的指甲涂得猩红--抚摸着乌拉尼娅黑亮的头发。如此漂亮的手指滑动在乌拉尼娅的头发上、轻轻揉搓着她的头皮时，她有一种蒙眬欲睡的感觉。她叫什么名字？埃乌海娅？拉乌拉？会不会是花的名字？玉兰？记忆模糊了。但是，她对她的面庞、她雪白的肌肤、她柔和明亮的眼睛、女王般高雅的身材记忆犹新。她好像总是穿着节日的盛装。乌拉尼娅非常喜欢她，因为她和蔼可亲，因为她总是给自己礼物，因为她经常带自己去国家俱乐部游泳，特别是她和妈妈非常要好！乌拉尼娅经常想：如果妈妈没有去世，肯定会像堂伏瓦伊兰太太一样美丽、大方。可是她丈夫恰恰相反，一点也不"帅气"：矮小、秃顶、肥胖。没有哪个女人会看上他一眼。她是急于出嫁，还是受了利益的驱动才跟他结婚的？

令她疑惑不解的事正是发生在打开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盒的那一瞬间。那是乌拉尼娅从校车上下来回家的时候，堂伏瓦伊兰太太从家中跑出来拦住乌拉尼娅，一面亲吻小姑娘的面颊，一面说："乌拉尼娅，来！宝贝，我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乌拉尼娅迈进太太的家门，吻了吻太太--她穿了一件蓝色的绸纱裙，脚上穿着高跟鞋，戴着珍珠项链和首饰，打扮得好像要去参加舞会，接着，小姑娘打开了系着一条玫瑰色绸带的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盒。她注视着那一块块包装漂亮的糖果，急不可耐地想吃上一块，可是她不敢动手："是不是太没教养了？"正在这时，有辆汽车停在了门外。太太吓得跳了起来，仿佛马儿突然听到一声神秘的命令那样惊跳起来。太太的脸变得惨白，她

用刻不容缓的口气说道："你走吧！"她放在小姑娘肩膀上的手在痉挛，抓得很紧，推着姑娘往外走。乌拉尼娅很听话，背起书包刚要动身，却见大门慢慢地开了，一位身穿黑色西装和雪白衬衣、袖口上闪烁着两颗金纽扣的健壮绅士挡住了她的去路。戴着墨镜的这位先生是无处不在的，包括乌拉尼娅的记忆里。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望着他，望着他。元首陛下冲她安慰性地一笑。

《公羊的节日》（35）

“这个小姑娘是谁？”

“乌拉尼娅，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女主人回答说，“她要走了。”

是的，乌拉尼娅就这样走了，甚至没有说声“再见”，因为这个刺激太强烈了。她穿过街道，走进家门，登上楼梯，急忙从卧室的窗帘后窥视着对面住宅的动静，等待着国家元首从里面出来。

“您女儿那时可真够天真的，她都不想一想堂伏瓦伊兰不在家里的时候，祖国之父跑去做什么。”这时，乌拉尼娅的父亲已经平静下来，他在听她说话，或者可能在听她说话，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女儿的面庞。“我那时可真够天真的：您从国会回来的时候，我跑上前告诉您发生的事情。我说：‘爸爸，我看到元首了！爸爸，他来看望堂伏瓦伊兰太太。’您的脸色可难看了！”

您那表情如同听了世界上最亲爱的人逝世的噩耗。仿佛医生告诉您诊断结果是癌症一样。您面孔充血发紫，紫得厉害。卡布拉尔的目光来回扫视着女儿的面庞。怎么跟这孩子说明呢？怎么提醒她家里面临的危险呢？

这个残废人想要睁大眼睛、睁圆眼睛。

“女儿呀，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你还不懂呢。我来替你弄明白，为的是保护你。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这件事，你就别再问为什么了。可你一定要忘记它。你没有去过堂伏瓦伊兰家里。你没有看到过他太太。你没有看到，绝对没有看到梦中看到的那个人。女儿啊，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别再说这件事了！别跟任何人讲！你要保证永远不跟任何人讲！你起誓！”

“我当时对您起誓了。”乌拉尼娅说道，“就是这样，我那时也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就是在你威胁佣人们说‘如果谁敢重复这个小姑娘瞎编的故事，那就别在这里干活了’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什么。那时我真的是天真无邪。后来等到我发现了元首访问部长太太的原因时，这些部长已经不能像恩里克斯•

乌莱尼亚那样辞职了。他们一个个像堂伏瓦伊兰那样，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当‘乌龟’。他们除去捞些好处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您也干过这事，对吧？元首来看过妈妈吗？那是不是在我出生之前？是不是我还很小，记不住这种事？只要部长的太太长得漂亮，元首就干这种事，对吗？我妈妈很美，是不是？我不记得元首来过咱们家，但是以前可能来过。我妈妈是怎么办的？甘心忍受吗？为这份宠幸自豪？高兴？这是规矩，对吗？咱们国家许多女人会感谢元首能跟她们性交。您觉得这很粗俗吗？可您那亲爱的元首经常使用‘性交’这个词。”

《公羊的节日》（36）

对，这就是他：特鲁希略。乌拉尼娅知道他的许多事情。她阅读过大量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书籍。特鲁希略在讲话时--如果需要装扮成伟大领袖--可以非常小心、仔细、庄重、高雅；但是到了夜间，喝上几杯西班牙卡洛斯一世牌白兰地之后，他可以说出最下流、粗野的话，他可以像糖厂、甘蔗地、码头、体育场或者妓院里的人们那样讲话，可以像有些男人觉得自己应该更“有种”而需要骂娘一样。有些场合，元首会变得极其粗野，会把他年轻时当庄园工头或者巡逻队员讲的粗话重复出来。他手下的侍从们，无论是对这些粗话还是卡布拉尔参议员和宪法专家贝奥多为元首写的讲演，都同样高声喝彩。元首有一次甚至吹嘘他“操过的娘儿们”，侍从们也同样喝彩，哪怕这样做会得罪元首的母亲和元首夫人，哪怕“那些娘儿们”就是他们的老婆、姐妹、母亲或者女儿。这并非夸张，多米尼加人头脑一发烧，什么也挡不住，可以把事情美化和丑化到极点，可以把一说成一万。凭着这份可怕的才能，多米尼加人编造和篡改了许多历史。但是，巴拉奥纳的故事应该是真的。乌拉尼娅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但是听人说过（听的时候感到恶心），那人一直是元首身边的亲信。

“爸爸，就是那个‘宪法专家兼酒鬼’，对，就是那个亨利•奇里诺斯参议员，那个出卖了您的犹大。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会跟他在一起，你感到奇怪吗？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行长要我代表他出席多米尼加大使的招待会。确切地说，是巴拉格尔总统任命的大使，是巴拉格尔总统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府派遣的大使。爸爸，奇里诺斯干得比您漂亮。他把您挤到一边去，在特鲁希略面前没有失宠，最后摇身一变，又投靠了民主政府，尽管他跟您一样都是铁杆特鲁希略分子。他那时在华盛顿当大使，丑得厉害，肥得像猪，一面招待客人，一面喝个不停，他极力用特鲁希略时代的奇闻逸事让客人们开心。您瞧瞧这个人！”

瘫痪的病人闭上了眼睛。是睡着了吗？他头靠在椅背上，

干瘪、空洞的嘴巴张开着。今天，他显得更加瘦弱了。从睡衣掀开的一角看去，可以隐约看到汗毛稀少的胸膛、苍白的皮肤和突出的肋骨。他节奏缓慢地呼吸着。直到现在她才发现爸爸没有穿袜子，踝骨和脚面仿佛儿童的一样。

《公羊的节日》（37）

奇里诺斯没有认出乌拉尼娅。他怎能想象得到，这个世界银行的官员、用英语转达行长的问候的女人竟然会是他从前的同事和同志卡布拉尔的女儿呢？礼节性的问候一结束，乌拉尼娅就设法与这位大使拉开距离，同那些像她一样由于职务所迫而不得不在场的人们说些废话。过了一会儿，她准备告辞。她走到那圈聆听民主大使讲故事的人群边上，大使讲的内容把她吸引住了。这个头发灰白、皮肤粗糙、牙齿歪斜、三层下巴、肚皮快要撑破蓝色西装、银色马甲，打着红色领带的人物，就是奇里诺斯大使，他正在讲述特鲁希略时代晚期发生在巴拉奥纳的那件事--特鲁希略非常喜欢吹牛，在一次胡吹的时候宣布，为了给全国做榜样和推动多米尼加民主化进程，他要隐退（其实他已经安排他的弟弟、绰号“黑人”的埃克托尔•比恩韦尼多充当傀儡总统），不再参加总统竞选，而是到一个偏远省份谋求一个省长职位，将来的身份是反对派领袖！

民主政府的大使用力喘了一口气，眯缝着小眼偷偷看了一下他这番话的效果。接着，他又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先生们，请注意，特鲁希略居然自己反对自己的政权。”他微微一笑，又继续说下去，“在那次选举运动中，元首的左膀右臂之一、堂伏瓦伊兰发表演说，呼吁元首出来参加竞选，不是当省长，而是做多米尼加人民心脏的主宰者：共和国总统。大家都以为这是堂伏瓦伊兰遵照元首的指示行事呢。但并非如此。或者至少那一夜并非如此。”奇里诺斯大使目光调皮地一闪，一口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因为有这样的可能：堂伏瓦伊兰的确是按照元首的命令演说的，但是元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那出假戏再表演几天。元首经常这样反复无常，哪怕把最有才干的合作伙伴弄得狼狈不堪。堂伏瓦伊兰虽然后来被戴上巴洛克式的绿帽子，但是也显露了他杰出的才华。元首因为他那篇使徒传式的演说处罚了他，这是元首一贯的做法：在你感到最痛苦的地方，羞辱你男子汉的尊严。

《公羊的节日》（38）

巴拉奥纳地区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出席了多米尼加党领导委员会为欢迎元首视察而举行的招待会。大家又跳舞又喝酒。元首突然很高兴，虽然天色已晚，他还是当着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庞大听众--地方上的将官、陪同他视察的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省长和社会名流的面，讲述了三十年前第一次政治视察期间发生的笑话，他的眼神充满了伤感和怀念，一下子使得舞会面临结束。因为一时冲动，他喊道：

“我就是最可爱的人。我可以把多米尼加最美丽的女人拥抱在怀里。她们给了我力量，为的是让大家团结一致。没有她们，我就一事无成。（他对着灯光举起酒杯，看看酒色的透明程度。）诸位知道在我操过的娘儿们中哪个最好吗？（大使道歉说：‘朋友们，对不起，我用了这个粗野的动词。我得把特鲁希略的原话照搬过来。’）（元首又停顿下来，闻闻白兰地杯子的酒香。头发银白的脑袋在寻找听众里的什么人，终于他看到了部长那张发紫、肥胖的脸，最后结束了讲话。）就是堂伏瓦伊兰的老婆！”

乌拉尼娅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她感到恶心，如同那天晚上听到奇里诺斯大使又补充说：“堂伏瓦伊兰勇敢地微笑和大笑起来，与其他同志一道为元首的幽默喝彩。”大使准确地形容道：“堂伏瓦伊兰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但是他没有昏倒，没有被昏厥击中。”

“爸爸，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堂伏瓦伊兰那样有文化、有教养、有聪明才智的人，竟然能忍受这一套？元首为什么能如此横行霸道？他为什么要把你们这几位他的左膀右臂变成一块块肮脏的抹布？”

乌拉尼娅，这件事你不会明白的。特鲁希略时代有许多事情你是可以理解的。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理不清的，但是通过阅读、谈话、比较和思考，你就明白了：这几百万多米尼加人被专制宣传所蒙蔽，又缺乏信息来源，又被思想教育和封闭隔绝弄得头脑愚蠢简单，人们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思想、自

主意识甚至好奇心理，人们一感到恐惧就逆来顺受，最后导致对特鲁希略的个人崇拜。实际上，人们一方面怕他，另外一方面又敬爱他，如同儿子既怕专制的老子又爱他一样，因为儿子心里信服：无论父亲如何拳打脚踢，他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永远不会弄明白的是：多米尼加的知识分子，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些智囊、那些大律师、著名医生、高级工程师、那些毕业于美国和欧洲最好大学的高级人才，他们敏锐，有文化，有经验，会读书，会思考，自以为有高级的幽默感，有鉴赏力，办事认真，居然能够忍受如此野蛮的侮辱（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类似那天晚上的经历），如同堂伏瓦伊兰在巴拉奥纳的经历一样。

《公羊的节日》（39）

“遗憾的是您不能说话了。”乌拉尼娅重复道，她又回到现实中来了。“否则您和我一起就可以弄清楚许多事情了。是什么让堂伏瓦伊兰一直保持对特鲁希略狗一样的忠诚？他真是忠贞不渝！您也一样。就在元首吹嘘说同他女人上过床后，堂伏瓦伊兰还依然恭敬地舔元首的脚后跟。就在他以多米尼加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南美洲的时候，就在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加拉加斯，又跑到里约热内卢，又跑到巴西利亚，又跑到蒙得维的亚，再从那里跑回加拉加斯的时候，我们的元首从容地在跟我们的女邻居睡觉。

特鲁希略时代的这位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形象，总是在乌拉尼娅的脑海里萦回不去，总是让她感到既可笑又恼火。他不停地上下飞机，跑遍南美洲的首都，服从一道道在每个机场下达给他的刻不容缓的命令，让他继续那歇斯底里的奔波，用那些空洞无物的说辞折磨南美洲各国政府的首脑。其实目的只有一个：不让这位外交部长回特鲁希略城，以便元首可以从容不迫地在部长夫人身上“打炮”。这个情况是最熟悉特鲁希略生平的专家克雷斯韦尔亲口告诉她的。因此，人人都知道，堂伏瓦伊兰也不例外。

“爸爸，这样做值得吗？难道就是为了实现那享受权力的梦想？有时我想：并非如此，出名发迹是第二位的。我想：无论您、堂伏瓦伊兰还是奇里诺斯，你们都喜欢同流合污。我想：特鲁希略把你们心中的受虐情结给发掘出来了，你们属于那种喜欢受人们唾弃和虐待的人，只有感到卑鄙下流，你们才能实现自我。”

瘫痪的病人望着女儿，不眨眼睛，不动嘴唇，也不动膝盖上干瘦的小手。有人会说：真像木乃伊，一个涂上了防腐香膏的小人，一具蜡制的玩具娃娃。他的睡衣已经脱色，有的地方已经开线。这件睡衣实在太旧了，大概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的东西。有人敲门。乌拉尼娅说道：“请进！”护士站在门楣处探头看着她。她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切成月芽形的芒果片

和一杯苹果或者香蕉做成的水果羹。

“上午总要喂他一次水果。”她解释说，没有进来。“医生说不能让胃里长时间空着。因为他不能自己进食，所以必须每天喂他三次或者四次能吃的东西。晚上，只是喝汤。可以进来吗？”

“可以，请进。”

乌拉尼娅望着父亲，他的眼睛还在注视着她，既不去看护士，也不理睬护士坐在他对面以后递过来的一勺勺水果羹。

《公羊的节日》（40）

“他的假牙在哪里？”

“我们不得不给他拿掉了。因为他太瘦了，牙床都磨出了血。为了能让他吃下东西，准备的都是汤、粥、果汁、水果羹和切碎的东西，所以就用不着假牙了。”

好久，大家都没有说话。瘫痪的病人每咽下一口食物，护士就把勺子送到病人嘴边，耐心地等待着老人张口，再小心翼翼地送进下一勺食物。她一向如此吗？还是这小心翼翼是做给病人女儿看的？大概是装出来的。如果单独和老人在一起，有可能她会责骂他、掐他的大腿，如同保姆对待不会说话的儿童一样，只要妈妈看不见，她们就会打骂孩子。

护士对乌拉尼娅说：“您喂他几口。他盼着您喂他呢。堂阿古斯丁，要不要您女儿喂？对，对，他喜欢您喂他。您喂他几勺，我下去拿水杯，刚才忘了。”

护士把喂了一半的盘子放到乌拉尼娅手中，任由房门敞开着就下去了。乌拉尼娅机械地接过盘子，犹豫了片刻，把一小片芒果送到父亲唇边。这个瘫痪的病人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儿，但是紧闭着嘴巴，如同一个难对付的顽童。

五

“早上好！”元首回答说。

乔尼•阿贝斯上校事先把每天清晨的报告放在元首的写字台上了，报告内容包括前一天发生的大事、今天的防备措施和建议。元首喜欢阅读这类报告；上校不说废话，不像前军情局长阿尔杜罗将军，这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将官，整天拿些胡说八道的战略报告让元首生厌。阿尔杜罗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吗？早就有人作出肯定回答。但是，乔尼无法证实。如果说有人不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话，那就是乔尼上校，因为乔尼恨美国人。

“要咖啡吗，陛下？”

乔尼•阿贝斯穿的是军装。尽管他努力按照元首的要求穿戴得衣冠整洁，但是他那驼背和短粗的身材不可能潇洒

起来，他身材偏矮，大腹便便与双下巴协调一致，下巴特别突出，由一道深沟一分为二。他的面颊也是松软的。只有那对灵活转动、冷酷无情的小眼睛暴露出他那外表废物、内心聪明机智的本色。他大约有三十五或者三十六岁，可却显得像个老汉。他没有去西点军校读过书，也没有上过任何军事学校；学校不会接受他，因为他身体条件不合格，他对军事也没有兴趣。那是多亏了吉特尔曼教练说的：这个家伙虽然肌肉不发达，脂肪太多，可他喜欢搞阴谋，“是个地地道道的癞蛤蟆”，那时元首还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呢。特鲁希略一夜之间就把乔尼变成了上校，与此同时，在对元首的政治生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冲动中，决定任命乔尼为军情局长，代替了阿尔杜罗将军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个人性格冷酷，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个人冷静：乔尼是这个国家最冷若冰霜的人，而这里的人从表到里都是热乎乎的。那是正确的决定吗？近来乔尼也常常失误。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不是唯一的失败；所谓反对卡斯特罗的起义也搞错了，埃洛伊•古铁雷斯少校和威廉•摩根少校的所谓起义实际上是卡斯特罗为吸引古巴流亡分子入伙而组织的一次伏击。元首一面小口喝着咖啡，一面翻阅着报告。

《公羊的节日》（41）

“你坚持把赖利主教从圣多明各教会学校里揪出来吗？”元首低声问道，“请坐！喝杯咖啡吧？”

“谢谢，陛下，能允许我说一句吗？”

上校悦耳动听的声音是青年时期养成的，那时他在电台担任足球、篮球和赛马的现场评论员。从那时到现在他只保留了一种爱好：阅读秘教--他承认是红玫瑰十字教--的书籍；他说那些手帕之所以染成红色，是因为红色对于白羊座的人来说是好运气的标志；红色使人有能力看出先兆。元首听了这些胡说八道之后哈哈大笑。上校在元首的写字台对面坐下，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外面的天空依然是黑的。办公室处于半明半暗之间，只有一盏小台灯把特鲁希略的双手笼罩在黄色的光线里。

“陛下，这个脓包必须挤破！最大的问题不在肯尼迪，他得忙于应付入侵古巴的失败。问题在教会。假如我们不把内部的敌人消灭掉，那麻烦就多了。对于那些要求美国入侵我国的人来说，赖利主教可是一枚好棋子。那些人每天都在给赖利打气，同时又给美国白宫施加压力，让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来营救赖利主教。您别忘记：肯尼迪是天主教徒。”

“大家都是天主教徒。”特鲁希略叹了一口气，粉碎了上校的理由。“这正是不能动他的原因。一动，就让美国佬找到借口。”

虽然有时候特鲁希略对于上校的坦率感到不快，但却总能容忍下去。这位军情局长多次接到命令：说话要绝对诚实，哪怕元首听得不愉快。前任局长可不敢像乔尼•阿贝斯这样执行命令。

“陛下，我认为同教会的关系不可能再后退了，三十年来的恋爱关系已经结束了。”上校说得很慢，眼窝里的玻璃球体转个不停，仿佛为寻找埋伏而在侦察环境。“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大教区一发布《主教书》，就是对咱们的宣战。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政府。神甫们不会满足于一些让步。陛下，他们是不会再支持您了。教会跟美国佬一样是要对咱们开战的。战争一

起，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消灭敌人，要么投降！巴纳尔和赖利两位主教已经公开叛乱了。”

《公羊的节日》（42）

阿贝斯上校有两个计划。一个是用“棒子队”（从前的刑事犯巴拉手下那一批用棒子武装起来的打手）作掩护，让密探们混在抗议主教恐怖主义的群众游行中，中途冲进维加主教区办公室和圣多明各教会学校，分别把巴纳尔和赖利揪出来，然后不等政府军赶来营救，“群众”就已经把两位主教打死。这个计划风险很大，有可能招致美军入侵。但这个计划的好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两位主教之死可以吓住其他神职人员，叫他们不敢乱说乱动。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派遣国民警卫队在“群众”绞死两位主教之前把他们营救出来，由政府把他俩驱逐到西班牙和美国，理由是唯一保障两位主教安全的方式就是离开多米尼加。国会可以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是在国内传教的神甫必须是出生在多米尼加的神职人员；外国传教士或者后来加入多米尼加国籍的传教士都将遣送回国。如此一来--上校看看小笔记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会减少到三分之一。剩下的少数土生白人教士是很容易控制的。

元首一直低头听着，这时抬起头来。上校于是就打住了。

“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做法。”

乔尼•阿贝斯点点头道：

“那里教会一开始也是抗议，最后策划让美国佬登陆。卡斯特罗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对留下来的人采取了严厉措施。结果怎么样？没有发生任何事。”

“不是没有事情！”元首纠正上校的话，“肯尼迪随时准备派兵登陆古巴。这一次不会像上个月那样在猪湾让他们侥幸取胜了。”

“如果是这样，那卡斯特罗一定会打到底。”乔尼•阿贝斯表示同意。“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可能在我们这里登陆。再说，您已经决定了：我们也会战斗到底！”

特鲁希略嘲讽地哈哈一笑。如果在抵抗陆战队时需要战死，那有多少多米尼加人愿意同他一起牺牲？全体士兵一定肯牺牲。这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卡斯特罗派兵入侵时士兵们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打得很好，几天内就消灭了入侵者，在康斯坦萨山区、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多都打了胜仗。可是要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

“我担心，身边不会有很多人敢同陆战队交手。一场溃败会引起大乱。当然了，你只能和我一起倒下，因为无论你去哪里，监狱都在等着你，要不然就会被敌人干掉，你的敌人遍天下。”

“是敌人逼得我保卫这个政权，陛下。”

“在我身边的人里，唯一不可能背叛我的人就是你，即使你想背叛我，也不可能！”特鲁希略开心地强调说，“我是你唯一的靠山，唯一不恨你也不想杀你的人。咱们的缘分只有死神能分开。”

《公羊的节日》（43）

元首又开心地笑起来，一面审视着上校，仿佛一个昆虫学家在研究一只难以归类的小虫子。对上校的议论很多，尤其是说他冷酷无情。这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据乔尼的父亲、一个美籍德国人的后代说，他发现小乔尼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恶狠狠地用大头针扎小鸡的眼睛。据说，乔尼年轻时从公墓里挖掘尸体卖给医科大学生。据说，乔尼虽然跟鲁贝，一个随身携带手枪、可怕的好斗的墨西哥女人结了婚，可至今还是个同性恋，他甚至跟元首的堂弟内内•特鲁希略睡觉。

“你知道这里流言蜚语到处传播。”元首哈哈一笑，一面注视着乔尼的眼睛。“有些流言是真的。你小时候扎过鸡眼睛吗？年轻时挖过坟墓、卖过尸体吗？”

上校勉强一笑。

“扎鸡眼睛的事大概不是真的，我记不得了。挖坟的事半真半假。陛下，挖出来的不是尸体，而是骷髅，因为雨水已经把那些骨头冲出地面了。卖掉它，是为了换几个钱花。现在人们说，我作为军情局长正在把那些骨头还回去。”

“那同性恋的事呢？”

上校听了脸上依然没有变色。他的声音仍然保持冷漠的调子。

“我从来都不热衷于同性恋，陛下。我没有和任何男人睡过觉。”

“好啦，不说这些蠢事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变得严肃起来。“暂时你别碰两位主教。再看一看，根据事情发展的情况决定。如果可以惩罚，就动手。目前，好好监视他们。你继续打精神战！不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睡觉和吃饭！看看他们会不会自己决定跑路。”

那两个主教会夹起皮包走路吗？会不会像贝坦科尔特那个黑耗子一样地自鸣得意？一想起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元首就不由得又一次怒火中烧。那个加拉加斯的坏蛋竟然成功地让美洲国家组织制裁多米尼加！让所有的国家与多米尼加断交！让所

有的国家给多米尼加施加经济制裁！企图让这个国家窒息投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伤害这个一度经济繁荣的国家！贝坦科尔特还活着，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电视里让观众看他那双烧伤的手，为从那次暗杀里逃生而自豪。一开始就不该让那些愚蠢的委内瑞拉军人去干这种事。下一次让军情局单独完成这个任务。乔尼•阿贝斯用纯技术和冷静的口气向元首说明新的行动方案：用远距离控制爆炸装置的办法干掉贝坦科尔特，这个装置是以黄金的价格从捷克买进的，现在已经运到了多米尼加驻海地领事馆。在适当的时候，从那里运到加拉加斯就比较容易了。

《公羊的节日》（44）

自从一九五八年元首决定提升上校的职务以来，祖国的大恩人就总是在这个钟点跟上校一道处理公文，无论在这个办公室，还是在卡奥瓦之家，或者特鲁希略随便落脚的地方。乔尼学习元首的榜样，从来不休假。特鲁希略第一次听到乔尼这个名字，还是从阿尔杜罗将军口中。这位前军情局长是在一份关于多米尼加流亡者在墨西哥的活动的详细而准确的报告中发现乔尼这个人才的：乔尼报告了这些流亡者在干些什么，在策划什么，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开会，什么人在帮助他们，哪些外交官同他们见面。

“将军，您在墨西哥安排了多少人，才弄到那些流亡无赖如此详细的情报？”

“陛下，整个情报出自一人之手。”“剃刀”露出职业性的得意表情。“他很年轻。名字叫乔尼•阿贝斯•加西亚。您可能认识他的父亲，是个有一半德国血统的美国佬，来我们的电力公司工作后，跟一个多米尼加女人结了婚。乔尼当过体育记者，还是半个诗人。开始我利用他做广播和报纸方面的情报员，后来让他混入戈麦斯大药房的聚会里了解情况，因为有许多知识分子到那里聊天。他干得非常漂亮，我就派他去墨西哥，用了一个假奖学金的名义。您看，如今他赢得了所有流亡分子的信任。三教九流他都能打交道。陛下，不知道他是怎么办的，后来他居然钻进了左派工会领袖隆巴多•托雷塔诺身边。您想想看吧，跟乔尼结婚的那个丑女人就是隆巴多这个老共产党人的女秘书啊！”

可怜的“剃刀”！他那样热情洋溢的夸奖，让他丢掉了军情局长的职位，搞军事情报可是西点军校培养的他的专业啊！

“把他调回来！给他安排一个我可以观察到的岗位。”特鲁希略下令道。

于是，这个动作笨拙、愁眉苦脸、眼球转个不停的家伙就出现在国家宫的走廊里了。他在情报办公室担任了一个最低级的职务。特鲁希略远远地琢磨着这个家伙。早在年轻时，那还

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就相信直觉，只要看上一眼，只要谈上一两分钟，只要听听介绍，直觉会准确地告诉他这个人是否有用。他用这个方法挑选了许多部下，还从来没有看走眼呢。乔尼•阿贝斯•加西亚在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干了几个星期，主任是诗人拉蒙•埃米里奥，同事有迪蒲•贝拉尔德、盖罗尔和戈里玛尔迪，任务就是给《加勒比日报》的“公众论坛”写所谓的“读者来信”。元首在对乔尼进行考验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等待着意外的暗示。暗示的信号突然而至。有一天，元首发现乔尼•阿贝斯在国家宫的走廊里正在跟一位国务秘书谈话。这个举止高雅、虔诚、谨慎的华金•巴拉格尔跟阿尔杜罗手下的一个情报人员有什么可谈的呢？

《公羊的节日》（45）

在内阁办公会上，巴拉格尔解释说：“陛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我不认识这个年轻人。我看到他全神贯注地边走边阅读，就产生了好奇心。您知道，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很奇怪。他肯定不是神经有毛病。您知道是什么书让他那样着迷吗？是一本关于中国酷刑的书，里面还有砍头和剥皮的图片呢！”

当天晚上，元首派人把阿贝斯召来。阿贝斯似乎有些喘不过气来--是高兴，是害怕，还是兼而有之？因为这份殊荣，他给祖国的大恩人敬礼时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在墨西哥干得不错啊！”元首响亮而尖厉的声音响起来，这声音如同他那锥子般的目光，会让对方产生要瘫痪的感觉。“阿尔杜罗汇报了你的情况。我想你可以承担更重大的任务了。你有准备吗？”

“陛下，您吩咐的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他已经镇定下来，两脚立正站着，仿佛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

“你在墨西哥认识何塞•阿尔莫依纳吗，一个跟西班牙共和派流亡分子来到这里的加利西亚人？”

“陛下，认识。确切地说是见过。但是，其中许多跟他在商务咖啡馆里开会的人，我都认识。他们自称‘西班牙多米尼加人’。”

“那家伙出版过一本骂我的书，名字叫《加勒比的总督》，是危地马拉政府掏钱让他写的。他用了一个叫乔治•布斯塔曼特的笔名。后来，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厚着脸皮在阿根廷出版了另外一本书，这一次用了真名，书名是《我给特鲁希略当秘书》，又把我捧上了天。因为过去好几年了，他觉得会平安无事。他以为我已经忘记了他曾经诬蔑过我的家庭和给他饭吃的政府。他干的那些坏事还没有算账呢。你愿意接受任务吗？”

“陛下，这是我最大的光荣。”阿贝斯•加西亚立刻回答道，信心十足，这是他从来没有表现过的。

过了一段时间，何塞•阿尔莫依纳，这位元首的前秘书、元首长子兰菲斯的家庭教师和元首夫人的笔杆子被乱枪打死在墨西哥首都街头。流亡分子和报刊都大声疾呼：抓后台。可是正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无法证明这次谋杀是由特鲁希略那只长手操纵的。这是一次快速、干净、利落的行动，只花了一千五百美元，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从墨西哥回来之后拿出的收据可以为证。元首、祖国的大恩人让他加入军队系统，授予他上校军衔。

《公羊的节日》（46）

何塞•阿尔莫依纳之死仅仅是上校实施的一系列快速、干净行动中的一次而已，他组织手下在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纽约、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流亡分子中暗杀和重伤了十几个叫嚣最甚者。这些活做得快速、干净，给元首留下深刻印象。每次行动就其灵活性和隐蔽性来看都称得上是杰作，犹如钟表技师干出来的活计。阿贝斯•加西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还糟踏敌人的名声。躲藏在哈瓦那的工会领导人罗伯托•拉马达死在唐人街一家妓院的乱棍之下，一群流氓到警察局指控罗伯托企图刺杀一名拒绝他性虐待要求的妓女；这个染成红头发的混血女人出现在夜总会里，哭哭啼啼地把那个变态的家伙打的伤痕展示给众人看。大律师巴亚尔多•斯波里达在加拉加斯死于一场同性恋的争吵中：有人发现他被人刺死在一家下等旅店里，身穿女人的乳罩和短裤，嘴唇上涂着口红。法医确定他的肛门里有精液。阿贝斯上校是怎么想出来的呢？他怎么那么快就在刚刚认识的城市里与下层的人渣、枪手、刺客、投机商、流氓、妓女、窃贼建立了联系呢？这些人总是介入到犯罪活动中来。这些活动让那些喜欢危言耸听的报刊高兴不已，而多米尼加的政敌常常被卷入其中。乔尼•阿贝斯•加西亚是如何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建立起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情报和行动网络的呢？可他并没有花很多钱啊！特鲁希略时代实在太宝贵了，不能不查明细节就轻易放过去。但是，拉开距离看，犹如优秀的鉴赏家欣赏贵重首饰一样，乔尼为保卫政权所施展的独特才华和精细作风也是值得称道的。无论流亡团体还是敌对政府都不能把这些偶然事故、可怕的事件同特鲁希略大元帅联系起来。最漂亮的活计之一就有拉蒙•马莱罗•阿里斯迪事件。拉蒙是长篇小说《超越》的作者，该书讲述了罗马纳地区甘蔗园的故事，在整个拉丁美洲广为人知。他担任过《民族日报》的社长，当时一度狂热地为特鲁希略主义辩护。他一九五六年担任过劳工部长，一九五九年第二次担任这个职

务时，他开始给美国记者塔德•肖尔茨送情报，让他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败坏特鲁希略政权的名声。事情暴露后，拉蒙写信给《纽约时报》要求更正。后来，他夹着尾巴来到特鲁希略办公室，趴在地上哭泣，恳求饶恕，发誓过去不曾将来也绝不背叛元首。大恩人不动声色地听他讲完，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拉蒙浑身冒汗，想掏出手帕擦一擦。这时，侍卫副官队长瓜里奥内斯•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一枪就把他打死在元首办公室里。阿贝斯•加西亚负责善后，他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让一辆汽车摔进了中央山脉的峡谷里。有目击者作证，拉蒙和他的司机在开往康斯坦萨的路上摔得面目全非。让乔尼•阿贝斯•加西亚取代“剃刀”军情局长的职务难道还有疑问吗？假如当年是乔尼领导军情局，那在纽约绑架卡林德斯的事件就不会失败了。事实上，在阿尔杜罗将军指挥之下结果惨败，造成轩然大波，严重地损害了特鲁希略政权的光辉形象。

《公羊的节日》（ 47 ）

特鲁希略用不屑一顾的神情指指写字台上的报告：

“是又一起策划杀害我的阴谋吗？又是胡安•托马斯•迪亚斯领头？又是中央情报局那个坏蛋亨利•迪尔伯恩领事组织的吗？”

阿贝斯•加西亚上校动动身子，坐得更舒服些。

“看来是这样，陛下。”乔尼点点头，他对这件事不大在意。

“这个家伙有意思。”特鲁希略打断了他的话。“美国佬跟我们断绝了外交关系，那是为了履行美洲国家组织的决定。外交官们都撤走了，可是留下了这个亨利•迪尔伯恩和他手下的间谍继续在这里策划阴谋诡计。能肯定是胡安•托马斯在密谋策划吗？”

“不能，陛下。只是有些模模糊糊的迹象。但是，自从您罢了他的官以后，迪亚斯将军那里就成了发牢骚的井，所以我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在他住的卡斯圭大街的房子里，经常有人聚会。对于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不是因为这次被罢官才发牢骚。”特鲁希略高声议论道，又好像在跟自己说话。“而是因为我骂他是胆小鬼。我提醒他玷污了军队的荣誉。”

“陛下，那次午餐会我也在场。我那时以为迪亚斯将军肯定起身走掉。但是，他忍住了，满脸通红，浑身冒汗。最后，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好像喝醉了一样。”

“胡安•托马斯这个人一向很骄傲，需要教训他一次。”特鲁希略说道，“他在康斯坦萨的表现实在像个懦夫。我不能允许多米尼加的军队里有意志薄弱的将军。”

事情发生在粉碎入侵者在康斯坦萨、麦蒙和埃斯特罗等地的登陆之后的几个月里，那时入侵的全部成员--除去多米尼加人，还有古巴人、美国人和委内瑞拉人--或者被打死，或者被俘。就在那几天里，在一九六〇年一月，政府发现有个秘密地下反对派的网络存在，他们为纪念那个登陆日，自称“六

•一四”。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有大学生、中、高层职业青年，许多人的家庭属于政府里的人。在彻底扫除这个叛乱组织的行动中，重点目标有米拉瓦尔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想起这几个人，元首就肝火旺盛。元首邀请政府和军队中的五十几位知名人士在国家宫共进午餐，为的是要教训一下托马斯•迪亚斯将军，这个特鲁希略儿时的伙伴、当兵时的战友，并曾多次担任特鲁希略武装部队中的高级职务。元首已经罢免了他维加军区司令的头衔，这个军区包括康斯坦萨，那时还没有最后消灭分散在山区里的入侵者的据点。从那以后，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多次请求元首召见，但都没有回音。就在将军的妹妹戈拉斯达在巴西大使馆避难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元首的邀请，因此吃了一惊。整个午餐期间，元首没有跟将军说一句话，也没有朝坐在角落里的将军瞥上一眼。将军的座位距离元首的主位很远，这意味着将军已经失宠。

《公羊的节日》（48）

到了上咖啡的时候，突然，一个响亮而尖锐的声音压倒了盘旋在餐桌上、回荡在大理石墙壁和枝形吊灯之间的嗡嗡声--在场的唯一女性是西北地区的特鲁希略主义运动领导人伊莎贝尔•玛耶尔，多米尼加人都熟悉的这个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钢铁般的声音预示着一场风暴：

“先生们，今天，在政府和军队的杰出人物中间，竟然会有一位在战场上指挥不力而被罢官的人，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全场一片肃静。位于铺有绣花台布的巨大长方桌两侧的五十颗脑袋都纹丝不动。祖国的大恩人并不看着坐在角落里的迪亚斯将军。元首的面孔一一检阅着其他客人，摆出一副吃惊的模样：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得很开，他在请大家帮助他揭开这个谜底。

“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吗？”元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我是在说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原任维加军区司令，在古巴和委内瑞拉联合入侵我国的时候，在炮火连天中，这位将军被解除了职务，因为大敌当前他表现怯懦。无论在哪个朝代，这样的表现都会立刻被审判并枪决的。但是，在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下，这位胆怯的将军还被请进了国家宫，同全国的精英代表共进午餐。”

“共进午餐”四个字，元首说得很慢，一字一顿，以加强其中的讥诮意味。

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用超人的努力嗫嚅道：“陛下，请允许我提醒您：我被免职的时候入侵者已经被打败了。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是个强壮的男子汉，但是在座位上显得矮小了许多。他脸色惨白，唾液不时地流出嘴巴。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祖国的大恩人。可是，元首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也没有看到这个人，而是用目光第二次扫视客人，接着，他继续讲道：

“他不仅被邀请来国家宫吃饭，而且还获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三星上将的种种待遇，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尽职尽责，可

以心安理得地休养了。请他在自己的牧场上，由他第五任妻子，即他的直系侄女、恰娜•迪亚斯，陪伴他颐养天年吧！这个血腥的独裁统治难道还不够宽宏大量吗？这个证据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大恩人一说完话，脑袋也停止环顾四周。这时，他的目光停留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的那个角落。元首的神色已经不是刚才讥讽和戏剧性的模样了。整个面孔是死一般的严肃。那眼神是阴沉的，如同锥子一样，毫无同情的表示。这是在提醒人们：谁在领导一切！胡安•托马斯•迪亚斯低下了头。

《公羊的节日》（49）

“迪亚斯将军拒绝执行我的命令，还居然责骂一个正在执行我命令的军官。”元首缓慢地说着，充满了轻蔑的口气。“就发生在反击入侵的关键时刻！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由穆尼奥斯•马林、贝坦科尔特和菲盖莱斯武装起来的敌人，那群害了红眼病的家伙，他们已经连杀带烧地登陆了，已经杀害我们的士兵了，已经决心要我们在座各位的脑袋搬家了，就在这个时候，将军竟然拒绝执行我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这位司令发现自己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是个敏感的人，是个反对冲动的人，他不能看着流血事件发生。于是，他拒绝执行枪毙被俘的入侵者，他们可是手持武器踏上我国领土的啊！他甚至责骂一个服从我命令的军官，因为这个军官给来这里建立共产主义专制的人以应得的惩罚。而这位将军却在祖国的危险时刻制造混乱，还削弱我们的士气。因此，他不能留在军队里，尽管他现在还穿着军装。”

元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但是，他喝完水后并没有继续讲下去，而是突然站起来，说了一声：“先生们，午安！”表示午餐结束了，随后扬长而去。

“胡安•托马斯不敢退场，因为他知道不可能活着走出宴会厅。”特鲁希略说道，“好啦，他在策划什么玩意儿？”

实际上，胡安什么也没干。不久前，迪亚斯将军和他的妻子恰娜在卡斯圭大街的住宅里接待很多来访的客人。借口是在住宅的院子里看露天电影，由将军的女婿负责放映。出席晚会的有各色人等。既有政府要员，比如胡安的哥哥兼岳父莫代斯托•迪亚斯•盖萨达，也有离开了政府的老官员，例如阿米阿玛•迪约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阿贝斯•加西亚上校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把胡安家里的一个佣人变成了“密探”。但是，唯一查明的情况是，这些先生总是一面看电影一面不停地聊天，好像电影的作用就是可以掩护他们谈话。总之，不是那种一面喝着甜酒或者威士忌一面大骂政府的聚会，没有什么可值得注

意的内容。可是，昨天，迪亚斯将军同美国领事亨利•迪尔伯恩的联络员见了面，这个所谓的美国外交官，正如元首知道的那样，是中央情报局在特鲁希略的站长。

“他悬赏一百万美元要我这颗脑袋。”特鲁希略说道，“有这么多吃屎的废物跟这个美国佬要资助来消灭我，他一定头昏脑涨了。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陛下，在大使饭店。”

《公羊的节日》（50）

祖国的大恩人沉思了片刻。胡安•托马斯有能力组织点认真的事吗？或许二十年前有这个能力。那时候，他是个真正的干将。后来，就沉湎于酒色了。吃喝嫖赌样样喜欢，一再离婚又结婚，逢场作戏，这种人还想推翻政府！美国佬找错了依靠对象。呸，用不着为他操心。

“陛下，您说得对。眼下，迪亚斯将军这边没有危险。我会继续注意他的行踪。无论谁去拜访他还是他去看谁，我们都清楚。他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

还有别的事情吗？祖国的大恩人看看窗外，窗外依然黑暗，虽然马上就六点钟了。但是，宁静已经被打破。远处，国家宫的外围是几条大街，中间有大面积的草坪和树丛隔离，有粗大的尖铁栅栏包围着这个禁区，街道上偶尔有汽车鸣笛驶过；近处，国家宫里，可以听到清洁工人洒水、扫地、打蜡、磨擦的声音。无论元首走到哪里，无论是办公室还是走廊，到处清洁、闪亮。想到这里，元首感到舒服。

“陛下，原谅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还是想加强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和防波堤的安全力量，因为您在那里散步嘛。还有高速公路也得加强巡逻，特别是您去卡奥瓦之家的时候。”

两个月前，元首不妥当地下令停止搞安全措施。为什么呢？原因可能是一天黄昏元首散步时，从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下来向大海方向走去，发现所有的路口都有警察设置的路障在阻拦行人和车辆进入大街和防波堤，一直要到他散步结束时才能撤除。元首想到会有许多乔尼派出的大众牌轿车拉着特工分散在他散步的路线周围。他感到喘不过气来，好像患了幽闭恐惧症似的。那天晚上，在去丰达雄庄园的路上，他还想到似乎隐约看到高速公路两侧有国民警卫队和军人在警戒着他的安全。或者这是危险处境作用于身上产生的一种强烈吸引力？--是海军陆战队的不屈精神，让他敢于在威胁政权的困难时刻向命运挑战。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绝对不动摇的决心。

“命令仍然有效！”元首重复道，口气是不容讨论的。

“是，陛下！”

他注视着上校的眼睛--对方立刻低下头来--用带一点幽默的口气教训道：

“你以为你钦佩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像我一样在大街上散步是没有警卫的吗？”

#《公羊的节日》（51）

上校摇摇头。

“陛下，我想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会像您这样浪漫的。”

他浪漫吗？可能跟他爱过的某些女人吧。或许跟丽娜•罗瓦东浪漫过。但是，除去感情方面，在政治上他觉得自己一向是个古典派：讲理性、平和，讲实用，头脑冷静，目光长远。

“陛下，我在墨西哥认识卡斯特罗的时候，他正在准备利用‘格拉玛’号打回古巴去。人们都以为他是个疯狂的古巴人，是个不正经的冒险家。从第一刻看到他那副毫不激动的神情起，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一演讲就像个热带人一样热情澎湃，充满激情。这是给老百姓看的。实际上，恰恰相反。他像冰一样的冷静，像哲人一样的聪明。我很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夺取政权的。但是，陛下，请允许我说明白：我钦佩卡斯特罗的人格，欣赏他善于嘲弄美国佬的方式，喜欢他同俄国与共产党国家联盟来保护自己和对付华盛顿的手段。可是我不赞成他的思想，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你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信徒。”特鲁希略讥讽地一笑。“你手下的海外部很会做生意，从德国、奥地利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产品。你们独家代理不会有任何损失啊！”

“这是又一件应该感谢您的事情，陛下。”上校承认这一事实。“说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对做买卖，我一向不感兴趣。开设海外部，我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

“我宁肯让部下去做生意也不能允许他们贪污盗窃。”祖国的大恩人解释道，“正当的买卖对国家有利，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财富，振奋民族精神。反之，贪污盗窃败坏社会风气，会亡党亡国！我猜想自从国际社会制裁我们以来，海外部的事情大概也不好做了。”

“实际上，瘫痪了。陛下，这没关系。现在，我每天二十四小时全部用来防止敌人颠覆我们的政权，尽全力保护您的安

全。”

上校丝毫不激动地说着，口气不引人注意，保持中性的调子，即他正常表达思想的语调。

“那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啦：你钦佩卡斯特罗那个混蛋跟钦佩我一样！”特鲁希略边说边盯着那对小眼睛。

“陛下，我对您不是钦佩的问题。”阿贝斯低声道，不敢抬起头来。“我是因为有了您才活着，我为着您才活下去。如果您让我说真话，那我就是您的警犬。”

《公羊的节日》（52）

祖国的大恩人觉得阿贝斯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在颤抖。上校知道元首对侍从们经常说出的这类感恩戴德的话是不会感到激动也不爱听的。元首正用他那匕首般锋利的目光在探究上校的意思。

“如果有人要杀害我的话，那就是身边的人，比如家里的叛徒。”元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谈别人。“那对你来说可就是大灾难了。”

“对国家也是大灾难，陛下。”

“所以，我要继续在台上。”特鲁希略点点头说，“否则，我早就退下去了，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威廉•波利、克拉克将军和参议员斯马瑟斯这些美国朋友曾经劝告我的那样。他们说：‘您应该像个宽宏大量的政治家那样载入史册！把船舵交给年轻人吧！’罗斯福总统的老朋友斯马瑟斯参议员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这话是白宫的意思。他们是捎口信的。他们要我下台，让我在美国避难。‘您在美国，财产可以得到保障。’这些混蛋把我跟巴蒂斯塔、罗哈斯•皮尼亚、佩雷斯•希门内斯看成一类人了。我不死，他们别想把我拉下台！”

元首又走神了，因为他又想起了瓜达鲁贝（朋友们简称她“鲁贝”）那个肥胖且男性化的女人，乔尼•阿贝斯在墨西哥生活期间跟这个女人结了婚。那段时期充满了神秘和冒险的色彩。那时候，乔尼一方面给阿尔杜罗将军提供关于多米尼加流亡分子活动的详细情报，另外一方面也经常出入革命团体内外，结交诸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七•二六”组织的古巴人等，那时他们正在准备乘“格拉玛”号远征古巴；也结识诸如维森特•隆巴多•托雷塔诺这种与墨西哥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因此此人可谓是乔尼的保护人。元首一直没有时间仔细问乔尼这个时期的生活。正是这个时期，上校显露出从事间谍和秘密行动的聪明才干。那是一段丰富多彩的生活，一定充满了许多奇闻逸事。为什么他要和这样一个丑陋的女人结婚呢？

“有件事，我总是忘了问你。”元首用平时对部下的那种生硬口气说道，“你为什么非要跟一个这么丑的女人结婚呢？”

从阿贝斯•加西亚脸上看不出丝毫惊讶的表情。

“陛下，不是因为爱情。”

《公羊的节日》（53）

“这我早知道了。”元首微微一笑。“她不是富婆，就是说，不是一桩图财的婚姻。”

“是因为感谢。鲁贝救过我的命。有一次，她为我杀了人。那时她给隆巴多•托雷塔诺当秘书，我刚刚到墨西哥。多亏了维森特的帮助，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政治。陛下，没有鲁贝，我的事不可能完成。她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另外，她有一种本能总是很起作用。”

“我知道她意志坚强，善于攻击，总是随身带枪，还像男人一样光顾酒店。”元首兴致很高地说道，“我甚至听说妓院女老板普奇塔•布拉索班还给她准备了小姑娘。但是，我好奇的是，跟这个怪人能生出儿子吗？”

“陛下，我尽量做个好丈夫吧。”

元首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起来。

“只要你乐意就会觉得有趣。”元首表示赞赏道，“所以你因为感激才娶了她。对你来说，是否愿意也就成了废话。”

“陛下，愿意不愿意是一种说法。说真的，我并不爱鲁贝，她也不爱我。至少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爱情。我俩的结合是因为有更为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俩生死与共，一道迎接死亡。我俩手上一起染上了很多鲜血。”

元首点点头。他理解上校的意思。他也很想有这么一个可以吓跑鸟兽的家伙当老婆，那他妈的就厉害了！有那么一个厉害老婆，有时下决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孤独。的确，没有什么能比血缘关系更密切了。可能正是因为血缘关系，他才觉得自己紧紧地被捆绑在这块国土上，尽管到处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懦夫和叛徒。他理解上校，是因为自己手上也沾满了鲜血，尽管是为了把国家从落后、封闭、动乱、愚昧和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

沮丧的情绪又一次袭来。元首装作看手表的样子，偷偷瞥了一眼裤子。无论大腿根还是裤门襟都没有尿渍。虽然裤子是干净的，可是元首依然打不起精神。心头又一次闪过卡奥瓦之

家那个姑娘的身影。那件事真令人扫兴！就在她用那种眼神望着他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给她一枪才对？愚蠢！他从来不乱开枪，更不会为床上的事情开枪。只有别无选择，只有绝对必要时，为了国家的进步，或者为了洗刷耻辱，他才开枪。

“陛下，可以说句话吗？”

“什么事？”

“巴拉格尔总统昨天晚上通过电台宣布：政府将释放一批政治犯。”

《公羊的节日》（54）

“这是我下的命令。有什么问题吗？”

“我需要被释放者的名单。要给他们理发、刮脸、穿得干干净净的。我想让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亮相。”

“我一审阅完名单就立刻给你送过去一份，巴拉格尔认为这样的表示会对我们的外交方面有好处。走着瞧吧！ 不论怎么说，他提供了一个好办法。”

写字台上放着巴拉格尔的演说稿。元首高声念出标有重点符号的段落：“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博士、大元帅陛下的江山是如此牢固，在他坚强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和平有序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为美洲做出这样的榜样：拉丁美洲国家有能力实行真正的代议制民主。”

“写得好，是不是？”元首评论道，“这就是让诗人和学者当共和国总统的好处。我弟弟做总统的时候，他念的那些演说听起来让人厌烦。我知道你对巴拉格尔没有好感。”

“陛下，我从来不把个人的好恶搀杂到工作中来。”

“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巴拉格尔是我手下最不会伤害人的人了。所以我才让他当总统。”

“我认为他的为人这样小心谨慎是出自战略上的考虑。从根本上说，巴拉格尔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人，他只是为他自己工作。可能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再说，我也没有发现他的行为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是，我不会为他是不是忠诚去玩火。”

特鲁希略看看手表。差两分钟六点。他同乔尼处理公事从来不超过一个小时，特殊情况除外。他站起来。军情局长也立刻站了起来。

“关于两位主教的事情，如果我改变了主意，会立刻通知你的。”元首说道，并用送客的口气补充说，“不管怎样，你把安全设施准备好吧！”

“只要您一声令下，设施就可以立刻启动。我告辞了，陛下。”

阿贝斯•加西亚刚一离开办公室，祖国的大恩人就去窗户那里窥视天空。天空依然不见一丝光明。

《公羊的节日》（55）

六

“啊，我知道他是谁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道。

安东尼奥推开车门，手上端着那支截短了枪管的步枪，来到公路上。车里的其他三个伙伴--托尼、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和阿玛迪多--都没有跟着他下去，他们三个从车里注视着玛萨强壮的身影在微弱的月光下向那辆小型大众汽车走去。这时，大众已经熄火，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你可别说什么元首改变了主意！”安东尼奥一面把脑袋伸进大众车窗一面喊着，代替了打招呼。他把面孔极力凑到司机跟前，车里没有别人，司机是个大胖子，身穿西装，打着领带，气喘吁吁，胖得似乎不可能坐进汽车，好像是被装在木箱里一样。

“安东尼奥，恰恰相反。”米盖尔•安赫尔•巴埃斯•迪亚斯双手扶着方向盘安慰道，“不管怎样，元首肯定要去圣克里斯托瓦尔。他迟到了，因为散步之后，他把布博•罗曼拽到圣伊希德罗基地去了。我来就是让你放心的。我想象得出你会多么着急。元首随时都会出现的。你们作好准备吧！”

“我们不会失手的，米盖尔•安赫尔。希望你们也不会。”

他俩又聊了一会儿，两张面孔距离很近，胖子双手不离方向盘；德•拉•玛萨目光注视着来自特鲁希略城方向的动静，他担心元首的车子会突然来到眼前，而他来不及回到汽车里去。

“再见，一切顺利！”米盖尔•安赫尔•巴埃斯•迪亚斯向他道别。

大众开回特鲁希略城去了，始终没有打开车灯。安东尼奥站在原地，感受着清凉的空气，倾听着不远处的涛声，感觉到浪花的飞沫溅到了脸上和头发开始稀疏的脑顶上。他望着渐渐

远去的大众，不久汽车就被夜幕吞食了。再远处是城里闪烁的万家灯火和一处处大小餐厅，此时肯定是顾客盈门了。米盖尔•安赫尔•巴埃斯•迪亚斯看来很肯定。没有疑问，因为那家伙一定会来的，那么这个星期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终于要为四年零四个月前，即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父亲、兄弟、嫂子和姐夫埋葬弟弟达威托那一天发出的誓言采取兑现的行动了。

《公羊的节日》（56）

他想到了近在咫尺的波尼酒吧。如果能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来一杯多加冰块的甜酒，肯定十分惬意。近来这一段时间，他经常喝酒，酒精上到大脑里的感觉可以让他心不在焉，可以让他摆脱达威托的影子，可以让他摆脱痛苦、绝望和焦躁。这是小弟弟、他最喜爱的小弟弟、他最亲近的小弟弟被杀害以后他每天的情绪。他想：“尤其是他死后他们还变本加厉对他造谣诬陷。”他慢慢回到雪佛兰旁边。这是一辆崭新的汽车，是安东尼奥从美国进口的，他又请修车厂的人作了加工和调试。安东尼奥解释说：因为他在与海地为邻的莱斯塔乌拉西奥地区的锯木厂当经理又兼庄园的总管，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要跑来跑去，所以需要一辆又快速又结实的汽车。这辆最新型号的雪佛兰终于通过了检验：由于调整和加强了汽缸和发动机的功能，它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达到每小时二百公里的速度，这是大元帅那辆雪佛兰还做不到的事情。他回到安东尼奥•英贝特的身边坐下。

“那个客人是谁？”阿玛迪多从后排座位上问道。

“这种事情不要问！”托尼•英贝特低声说，没有回头看加西亚•盖莱罗中尉。

“现在不是什么秘密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是米盖尔•安赫尔•巴埃斯。阿玛迪多，你说得有道理。今天晚上元首无论如何都要去圣克里斯托瓦尔。时间是推迟了，但是不会让咱们空等的。”

“是米盖尔•安赫尔•巴埃斯•迪亚斯？”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吹了一声口哨。“他也加入到这里来了？太不可思议了！他可是个正统的特鲁希略主义者啊！是不是还当过多米尼加党副主席啊？他可是每天都跟在‘公羊’后面在防波堤上散步的人之一啊，那是个溜须拍马的家伙，每个星期天都陪同‘公羊’去跑马场。”

“今天他也跟‘公羊’一起散步。”德•拉•玛萨点头道，“所以他知道‘公羊’会过来。”

车内的人沉默良久。

“我知道应该讲求实际，我们需要这种人。”“突厥”叹了口气。“可是，说心里话，像米盖尔•安赫尔这号人都成了咱们的盟友，我感到恶心。”

“虔诚的信徒、真正的清教徒、双手干净的小天使显现了！”

英贝特极力拿他寻开心。“阿玛迪多，你看到了吧？为什么最好别发问，最好别知道都有什么人加入到这里来了！”

“萨尔瓦多，你说话的口气好像过去咱们都不是特鲁希略主义的信徒似的。”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嘟囔了一句。“难道托尼没有当过银港的行政长官吗？阿玛迪多不是侍卫副官吗？二十年来，我不是一直在为‘公羊’管理着锯木厂吗？你所在的建筑公司不也是特鲁希略的财产吗？”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萨尔瓦多拍拍德•拉•玛萨的肩膀道，“我这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说得对，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像刚才我说米盖尔•安赫尔那样贬损我们一通。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你们什么也没听见好啦。”

但是，这话他还是说出来了，这平静和讲道理的气氛大家都觉得很好，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本可以说出更加冷酷的话来，因为有一股突然产生的正义感非要让他说出来不可。他在一次演说里就说了这样的话，他那位终生的挚友、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本可以给他一枪。“我不会为几个小钱出卖自己的弟弟”这句话让他远离了朋友，他们有六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面，没有说话；这句话总是像噩梦一样在他脑海里萦回。那时候，他就需要喝酒，经常喝很多甜酒。尽管喝醉时，他就盲目地发火，胡说八道，对周围的一切拳打脚踢。

几天前，他就满四十七岁了，他是这七人小组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们的计划就是埋伏在这条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公路上等待特鲁希略的到来。除去这四人乘雪佛兰等在这里之外，在前面两公里处还有一辆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借出来的汽车，里面坐着佩德罗•里韦奥•塞德尼奥和瓦斯卡尔•特哈达•比门代尔；在更前面一公里处，罗伯托•巴斯托里撒•内莱特一人坐在自己的车里。这样的布置可以拦住“公羊”的去路，可以用前后夹击的密集火力把“公羊”打个稀巴烂，而不会让他逃走。佩德

罗•里韦奥•塞德尼奥和瓦斯卡尔•特哈达•比门代尔可能会像他们四个人一样地焦躁不安。罗伯托•巴斯托里撒•内莱特会更糟糕，因为他独自一人，没人给他打气。“公羊”会来吗？一定会来的。自从小弟弟达威托死后，安东尼奥的生活就成了漫长的苦难，宰了“公羊”，这苦难也就可以结束了。

《公羊的节日》（58）

月亮犹如一只银盘，在灿烂的群星簇拥下闪闪发光，给附近的椰子树冠镀上一层银白，安东尼奥望着这些椰子树随着微风摇晃。不管怎么说，这是个美丽的国家，他妈的。这个可恶的“公羊”如果被打死，国家会变得更美丽。这个暴君三十一年来糟蹋和毒害这个国家的程度远远超过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来海地的占领、西班牙和美国的侵略、内战和党派纷争，远远超过从天空、海洋和大地产生的大灾大难--地震和台风。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不能饶恕“公羊”的是，这个坏蛋不仅把国家变成娼妓、沦为流氓，还让他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一道同流合污。

他点燃一支香烟，在伙伴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他一面把香烟叼在嘴上，不停地从鼻孔和嘴巴里喷出缕缕浓烟，一面抚摸着那杆截短了枪管的步枪，同时心里想着他那位西班牙朋友比歇专门为今晚伏击特制的开花钢弹。比歇是由另外一个策划此事的伙伴曼努埃尔•奥文介绍认识的，曼努埃尔本人也是武器专家和优秀的射手。奥文的枪法像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一样出色。安东尼奥从小就喜欢射击，在老家莫卡时，他准确的枪法就常常让父母、兄弟、亲戚和朋友感到惊讶。因此，他才有今天这份殊荣：坐在英贝特右边，由他第一个开枪射击。小组专门讨论了此事，大家一致同意：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和阿玛多•加西亚•盖莱罗中尉作为最佳射手，应该使用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们专门制造的步枪，坐在右边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射出第一枪。

莫卡的乡亲和族人感到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从最早起--一九三〇年--德•拉•玛萨家族的人都是反对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老家莫卡地区，从最上层到最底层的贫困雇工都是奥拉希奥派，因为奥拉希奥•巴斯克斯总统就是莫卡地区出生的人，是安东尼奥的舅舅。从一开始，德•拉•玛萨家族的人就怀疑并反感地

注视着特鲁希略--那时是国家武警司令--玩弄的阴谋诡计。那支武警部队是美国占领军成立的，美军撤离后，就变成了多米尼加国防军。特鲁希略的目标是推翻奥拉希奥总统领导的政府。一九三〇年，在特鲁希略漫长的欺骗选举的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欺骗选举，特鲁希略当上了总统。此事发生以后，德•拉•玛萨家族的人按照祖辈传统的做法，立刻由地方首领集团出钱出枪组织人马上山打游击。

《公羊的节日》（59）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中间有间歇，在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十七岁到二十岁时，这个身强力壮、不知疲倦的骑手、狂热的猎手、无忧无虑、快乐地享受着生活，他同父亲、叔叔和兄弟们一起与特鲁希略的部队周旋，但是并没有给敌人造成重创。渐渐地，特鲁希略的部队或瓦解或打败了这些武装集团，尤其是收买了这些集团中的某些领导和支持者。德•拉•玛萨家族的人筋疲力尽，几乎要溃散了，于是便接受了政府和解的条件，纷纷回到老家莫卡，去耕种那已经半荒废了的土地。但是，这个桀骜不驯的顽固的安东尼奥例外。安东尼奥笑了，他回想起一九三二年末至一九三三年初自己那固执的态度，那时他带着不到二十人，其中就有他的两个弟弟--埃尔乃斯托和达威托（还是个孩子），攻打警察哨所和伏击政府巡逻队。那个时期真是非常特别，尽管他带着队伍东奔西跑，但是一个月里总有几天兄弟三人可以落脚在老家莫卡，睡上一个好觉。直到发生了那次伏击：那是在唐波里尔附近，政府军打死了他手下两个人，打伤了埃尔乃斯托和安东尼奥本人。

他在圣地亚哥军区医院里给父亲堂维森特写信，说他丝毫不后悔，请求家里千万不要低声下气地去求特鲁希略宽大处理。他给护士长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请护士长无论如何把信送到莫卡老家。两天后，军队的一辆轻型卡车把安东尼奥押解到了圣多明各（三年后，共和国国会才把这座古城改名为特鲁希略城）。让年轻的安东尼奥•德•拉•玛萨感到惊讶的是，军车没有驶向监狱，而是政府办公大楼，那时在古老的大教堂旁边。有人给他摘掉了手铐，把他送进一个铺有地毯的房间，那里坐着衣冠楚楚、一身戎装的特鲁希略将军。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特鲁希略。

“能写出这样的信，必须得有些男子汉的气概。”国家元首手里舞动着那封信。“这说明你有这份气概，你跟我打了三年仗

就是证明。所以，我想亲眼看看你长的什么模样。听说你枪法很好，是真的吗？找个时间咱们赛一赛，看看谁更好！”

二十八年以后，安东尼奥依然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和那出人意料的和蔼态度，这一态度由于讽刺的口吻，而显得有些虚假。还有他无法抵挡的元首那傲慢的锥子般的目光。

《公羊的节日》（60）

“战争结束了。我把地方势力派的力量都消灭了，也包括你们德•拉•玛萨家族。不要再动枪动炮了！应该重建家园了！这个国家已经破碎不堪了。我身边需要最杰出的人才。你浑身是胆，又善于打架，是不是？那好吧，就到我身边来工作！你会有很多机会可以打枪。我给你一个重要岗位，在我的侍卫副官中负责我的安全警卫工作。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我让你失望了，你可以给我一枪！”

“可我不是军人。”年轻的德•拉•玛萨低声说道。

特鲁希略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中尉了！”

这是他的第一次让步，这是他第一次败在这个善于操纵单纯的人、傻瓜和笨蛋的大师手中。这个家伙非常狡猾，很会利用人们的虚荣心、野心和愚昧无知。他有几年的时间是经常待在距离特鲁希略不到一米的地方，如同两年前阿玛迪多所处的位置上？如果你当时完成了现在才要去做的事情，你可以让国和家摆脱多少悲剧啊！说不定达威托就可以活下来了。

他听到他身后阿玛迪多和“突厥”聊得很起劲，英贝特也不时地加入到谈话中来。安东尼奥的保持沉默是不会让他们三人感到惊讶的。他一向说话就少，自从达威托死后，就越发不爱说话，几乎成了哑巴。这一灾难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他知道事情是不可逆转了，因此心中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杀死“公羊”。

“胡安•托马斯大概神经比我们还要紧张。”他听到“突厥”这样说道，“没有什么比等待更可怕的了。可他到底来不来呢？”

加西亚•盖莱罗中尉用恳求的口气说道：“相信我好了！他随时都会出现的，真他妈的！”

是的，此时此刻，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大概正在他那卡斯圭大街的住宅里发火呢，他着急地在想：

四年零四个月前，他和安东尼奥策划、梦想和保密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没有呢？确切地说，这件事是从他同特鲁希略那次倒霉的见面之后，从安东尼奥亲眼看着小弟弟达威托的尸体下葬后跳上汽车，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来到维加庄园里找胡安•托马斯开始的。

“看在我俩二十年的交情上，求你帮帮我！我得宰了那头‘公羊’！胡安•托马斯，我要为达威托报仇！”

《公羊的节日》（61）

将军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他看看周围，做了一个佣人可能会听到他俩谈话的手势。然后，他把玛萨拉到马厩后面，那里是他们过去打靶的地方。

“安东尼奥，我们一起来干！一定为达威托、为千千万万多米尼加人报仇雪恨！洗刷我们心中的耻辱！”

自从安东尼奥做了元首的侍卫副官以后，胡安•托马斯就同他结为知己了。这是德•拉•玛萨当侍卫副官那两年唯一的美好记忆。那两年，他先是中尉，后来是上尉，同大元帅朝夕相处，陪伴这位元首到内地视察，进出政府大楼，到国会去，到跑马场去，到各种招待会去，看演出去，出席群众性的政治集会，赴幽会，去见各种客人，同合伙人、盟友和同志秘密开会，公开的、私下的或者极其秘密的会议都有他在场。安东尼奥不像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并没有成为铁杆特鲁希略分子。那几年，他虽然像许多奥拉希奥派的人那样对这个结束了奥拉希奥•巴斯克斯总统政治生涯的家伙心怀不满，但是他躲不开元首的吸引力：这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可以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睡上两三个小时以后又开始了新的一天；黎明即起，像个小伙子一样满面春风。这个人，按照民间的神话，是不出汗、不睡觉的，无论军装、夹克还是外出的衣裳，永远笔挺，没有半点皱褶。在安东尼奥给元首当贴身警卫的那几年里，祖国的大恩人的确使得国家发生了巨变。的确，公路、桥梁和各类工业企业建设起来了，但是，与此同时，元首也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逐渐集中起毫无牵制的庞大权力，在多米尼加共和史上，所有独裁统治者加起来，甚至包括看似冷酷无情的乌利塞斯•厄鲁，都不可望其项背。

在安东尼奥身上，对元首的敬畏从来没有变成钦佩，更没有变成许多特鲁希略分子对自己领袖奴性十足的热爱和卑躬屈膝的服从。甚至包括胡安•托马斯，这个从一九五七年起同他一道探讨种种可能让多米尼加共和国摆脱这个压迫和剥

削人民的“公羊”统治的人，在四十年代却是大恩人狂热的追随者，可以为元首去犯罪，因为那时他认为元首是“祖国的大救星”，是伟大的政治家，是元首收回了原来由美国佬管理的海关，是元首解决了与美国的外债问题（为此国会授予元首“恢复金融独立勋章”），是元首创立了一支现代化的专业军队，并使其成为整个加勒比地区装备最精良的武装部队。

《公羊的节日》（62）

那几年，安东尼奥可不敢跟胡安•托马斯说特鲁希略的坏话。将军那几年青云直上，甚至成为三星上将，并拥有维加军区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的入侵事件，此即将军失宠的开始。发生入侵时，将军已经对这个专制体制不抱幻想了。私下里，当他在莫卡或者维加山区打猎，确信没有旁人听到他讲话时，或者星期天在家里吃午饭时，他对安东尼奥推心置腹地说：一切都让他感到羞愧，暗杀、迫害、刑讯拷打、老百姓生活贫困、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几百万多米尼加人的身体、灵魂和意识都要献给一个人！哪有一个国家服从一个人意志的道理呢！

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从来都不是一个虔诚的特鲁希略主义者，无论在他做侍卫副官时还是后来他申请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为特鲁希略家族管理锯木厂的时候。他狠狠地咬紧牙关，因为他感到恶心：他从来不能不为元首工作。无论当军人还是做老百姓，二十多年来他总是为祖国的大恩人和国家之父的财富和权力作贡献。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他从来不会摆脱特鲁希略给他设下的种种陷阱。尽管他对元首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可是却一直为元首效力，甚至在达威托死后，他还在为他工作。因此，“突厥”才会骂他：“我绝对不会为几个小钱出卖自己的弟弟！”他并没有出卖达威托。他吞下这苦水极力掩饰自己。他又能怎样呢？难道让乔尼•阿贝斯手下的特工杀掉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吗？安东尼奥要的不是心安理得，而是为自己报仇，为达威托报仇！为达此目的，这四年来，他忍气吞声，咽下人间一切苦水。他甚至听到一位最要好的朋友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为几个小钱出卖自己的弟弟！”他确信会有很多人在背后重复这句话。

他并没有出卖达威托。这个小弟弟也是他的亲密朋友。达威托是个少年，天真无邪，与安东尼奥不同，他是个坚定的特鲁希略分子，属于那种把元首看成伟人的一类。兄弟俩经常争

吵，因为安东尼奥一听到达威托整天挂在嘴上说“特鲁希略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天降奇才”，就非常生气。说实话，大元帅的确给了达威托许多好处。由于元首的一道命令，达威托进了空军，学会了驾驶飞机--这是达威托从小的梦想。后来，多米尼加航空公司聘请他当飞行员，这样一来，他可以经常飞迈阿密。弟弟很喜欢这个差事，因为可以在那里跟金发女郎睡觉。在这之前，达威托在伦敦担任武官一职。一次酒后打架，他一枪打死了多米尼加领事路易斯•贝尔纳尔迪诺。特鲁希略运用外交豁免权把达威托从监狱里营救出来，又下令审理达威托案件的特鲁希略城法院判他无罪。是的，达威托有足够的理由感激特鲁希略。他把这话说给安东尼奥听：“我随时准备为元首献出生命，随时执行他的任何命令。”他妈的，这话不幸言中！

《公羊的节日》（63）

他吸着烟心想：“他的确是为元首献出了生命。”一九五六年达威托被迫卷入的那件事，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气氛不对。这是弟弟跑来告诉他的，因为达威托无论什么事情都讲给哥哥听，其中包括这件事。自从特鲁希略上台以来，多米尼加的历史上就充满了种种可疑的交易，就有不对头的气味。但是，这个愚蠢的达威托非但没有感到不安，非但没有提高警惕，非但没有害怕这项任务--乘一架无标志轻型飞机去基督山迎接一个吸过兴奋剂的蒙面人，这个人乘美国飞机上岛，然后坐达威托的飞机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丰达雄庄园--反而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认为是大元帅对他的信任。甚至在美国报界哗然，白宫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多米尼加政府调查这桩发生在纽约的绑架西班牙巴斯克族教授赫苏斯•德•卡林德斯事件的真相时，达威托也没有丝毫的担心。

安东尼奥警告弟弟说：“卡林德斯这件事看来很严重。他就是你从基督山带到特鲁希略庄园里的人，否则还能是谁呢！有人在纽约绑架了他，然后弄到这里来了。你千万要保密！把这件事忘掉吧！弟弟，你这可是在玩命啊。”

现在，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对赫苏斯•德•卡林德斯为什么会出事已经比较清楚了。这位教授属于西班牙共和派人士，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特鲁希略在一次错综复杂的政治交易（这是他的专长）中，同意这些西班牙人来多米尼加避难。他并不认识这位教授，但是从许多朋友那里得知教授曾经在劳动部办公厅和外交部附属外交学院工作，一九四六年离开特鲁希略城，在纽约定居，从此开始帮助多米尼加的流亡人士，撰文批评特鲁希略独裁政权，因为他从体制内认识到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

一九五六年三月，已经加入美国籍的赫苏斯•德•卡林德斯突然失踪了，有人最后看到他是在曼哈顿中心百老汇大街的地铁出口处。几周前，有消息说他要出版一部关于特鲁希略的专著，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

他后来就留在那里教书了。因为卡林德斯已经加入美国籍，特别是据说在事件轰动之后发现教授又是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伙伴，绑架才引起了注意，否则一个普通的西班牙流亡者的失踪，在这样一个每天都有许多人失踪的城市乃至国家里，是不会被察觉的，也不会有人去关注由于这次绑架而引发的多米尼加流亡者组织的骚乱。特鲁希略在美国拥有的强大机器（由记者、国会议员、市议员、大律师和企业家组成），已经无法阻挡由《纽约时报》发动的新闻界的一片吵闹声，很多议员面临这样的可能性：一个加勒比岛国上的大独裁者可以在美国的领土上绑架和杀害一个美国公民。

《公羊的节日》（64）

卡林德斯失踪后的几个月里，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新闻界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特鲁希略政府要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事件发生前不久，军情局长阿尔杜罗将军已被任命为多米尼加驻纽约领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围绕卡林德斯事件查明有牵连的人有米内尔瓦•贝尔纳尔迪诺--多米尼加驻联合国女代表，得到特鲁希略充分信任的女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明有一架伪造注册证的小飞机，由一个身份不明的飞行员驾驶，非法从长岛起飞，前往佛罗里达，时间是绑架当天的晚上。那个飞行员的名字叫墨菲，从那天以后，他就留在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在航空公司工作。墨菲和达威托经常一起飞行，两人成了好友。

所有这一切，安东尼奥是一点一点弄明白的，因为新闻检察机关不允许多米尼加的报纸和电台说到这个话题；他是通过短波接收到来自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音的消息，另外还通过《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获得消息，这是空中小姐和飞行员用制服和手提包夹带入境的。

卡林德斯失踪七个月以后，国际新闻揭出了墨菲的名字，说他就是运载卡林德斯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有人事先给教授注射了麻醉剂，然后由墨菲把教授从美国运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安东尼奥早先已经通过达威托认识了墨菲，三人一起在比伊尼神甫大街的西班牙之家吃了一顿羊肉烩饭，喝的是名牌葡萄酒。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位于海地边境附近的里奥里镇跳上汽车，加大油门直奔特鲁希略城，一路上感到脑袋由于悲观的估计就快要爆裂。一进家门，他看到达威托安安静静地在跟妻子阿尔塔戈拉西娅玩一种桥牌。为了不让弟媳担心，安东尼奥把弟弟拉到咖啡馆里边听音乐边说话，也为的是不让别人听到谈话的内容。坐下以后，他要了一盘烧羊肉和两瓶总统牌啤酒，接着开门见山地劝告达威托：马上到哪个国家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弟弟听了大笑起来：哥哥你可真傻！达威托甚至不知道墨菲的名字已经上了美国的所有报纸。他一点也不

惊慌。弟弟实在太相信特鲁希略了！他的天真如同他对元首的迷信一样罕见！

《公羊的节日》（65）

安东尼奥听到弟弟竟然这样说道：“我得去提醒墨菲。他在变卖东西，准备回国结婚。他有个未婚妻在奥莱贡。现在回国就等于把脑袋送进狼嘴里去。待在这里不会有事的。这里是元首的天下，哥哥。”

安东尼奥不让他再说笑话了。为了不引起邻桌的注意，他没有提高嗓门，尽管他为弟弟的天真幼稚感到恼火。他尽量努力让弟弟明白他的话：

“傻瓜，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事情非常严重！绑架卡林德斯这件事弄得特鲁希略跟美国佬的关系非常麻烦。所有参与绑架事件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你和墨菲是最危险的证人。也许你比墨菲的分量更重。因为是你把卡林德斯运到丰达雄庄园的，运到了特鲁希略本人的家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没有运卡林德斯。”弟弟固执地说，一面碰碰哥哥的酒杯。“我运的那个家伙，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就是一个喝多了的醉鬼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元首呢？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不就说明元首对我的信任吗？”

那天晚上，兄弟俩在达威托家门口分手的时候，面对哥哥的一再坚持，达威托说：“好吧，我好好考虑一下你的建议。”他让哥哥放心：他一定守口如瓶！

这就是安东尼奥看到弟弟的最后一面！三天后，墨菲失踪了。等到安东尼奥再回特鲁希略城时，弟弟已被捕。达威托被囚禁在维多利亚城。安东尼奥直接要求元首接见。但是元首不见。他想跟那时的军情局长戈比安•巴拉谈一谈，可是此人早已不见踪影。不久，根据特鲁希略的命令，一个士兵闯入办公室开枪打死了局长。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里，安东尼奥给政府所有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打电话，或者前往拜访，从他认识的参议院议长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到多米尼加党主席阿尔瓦莱斯•比纳。他看到每个人都表示不安，每个人都告诉他：为了他和亲人的安全，最好别找那些不但不能帮忙反而会带来危险的人。后来，安东尼奥对胡安•托马

斯•迪亚斯将军说：“那真是鸡蛋碰石头啊！”如果那时特鲁希略接见了他，他一定会恳求元首，会给元首下跪，为了拯救达威托，让他干什么事情都行。

《公羊的节日》（66）

不久，一天黎明时分，军情局的一辆汽车拉着几个携带冲锋枪的便衣特工，停在达威托•德•拉•玛萨家门外。他们抬出达威托的尸体，毫无顾忌地扔进了长满三色堇的花园。他们冲着身穿睡衣、惊慌失措地望着尸体的阿尔塔戈拉西娅大声喊道：“你丈夫在监狱里上吊死了。我们给你送来了，你按照上帝的吩咐埋葬他吧！”说完扬长而去。

安东尼奥想：“甚至连这个都不是最糟糕的。”看到达威托的尸体，看到他脖子上所谓自杀留下的绳子，看到尸体被那群流氓--军情局的特工--像扔一条狗那样扔进了前院，这都还不是最糟糕的。这四年半以来，安东尼奥重复这句话有几十遍、上百遍了。与此同时，他日日夜夜，只要头脑清醒、聪明的时候，就在计划今天晚上要具体实施的这个复仇行动--愿上帝保佑我们成功！最坏的是在达威托死后不久对死者名声的诋毁：政府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加勒比日报》、《民族日报》、多米尼加之声广播台、电视台、“热带之声”、加勒比广播电台，加上十几份大报小报和地方广播台，全部开动起来，政府在这一片嚷嚷声中广泛散布一封达威托的遗书，说明他自杀的原因。说他因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墨菲而感到内疚！这头“公羊”派人杀死了达威托还觉得不够，为了抹掉卡林德斯这段历史的线索，还阴险残暴地把达威托变成杀人凶手！这样，他就摆脱了这两个讨厌的证人。为了把这一切弄得非常下流，达威托的亲笔信还解释了他杀死墨菲的原因：同性恋。墨菲没完没了地纠缠达威托，说是早就爱上了达威托，后者极力表示反感，为维护男子汉的名誉，就杀了这个败类，然后用事故掩盖了罪行真相。

安东尼奥在雪佛兰里不得不弯下腰来，用截短枪管的步枪顶在腹部，极力掩饰刚刚发作的胃痉挛。他妻子多次坚持要他去看医生，因为这种疼痛可能是溃疡或者更严重的什么东西，但是他总是拒绝。他不用看医生就知道这几年来内部器官出了毛病，这是精神痛苦的必然反应。自从达威托出事以来，他就

失去了一切幻想、一切热情、对这种或者那种生活的任何眷恋。只有复仇的想法还能让他保持活力，他活着仅仅是为了履行他曾经高声发出的誓言。在为达威托守灵的那个夜晚，他洪亮的声音吓坏了前来吊唁的亲戚和邻居，而他们是来慰问德•拉•玛萨家族的人的，包括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舅舅……

“我以神圣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要亲手杀死这个干了坏事的婊子养的！”

《公羊的节日》（67）

大家都知道这个“婊子养的”是指大恩人、祖国之父、大元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博士。元首送的花圈在灵堂里显得最鲜亮、最芳香、最醒目！德•拉•玛萨的家人不敢拒绝这个花圈，也不敢撤掉它，因为那个位置实在太显眼了，凡是来灵柩前祝福和祈祷的人都知道元首沉痛哀悼这位飞行员的惨死，他在吊唁信上说：“他是我最忠诚和最勇敢的战士之一。”

葬礼次日，国家宫的两名侍卫副官乘着官方的凯迪拉克来到莫卡地区德•拉•玛萨家族的住宅。他们是来找安东尼奥的。

“是来逮捕我的吗？”

“绝对不是。”罗伯托•菲盖罗阿•加里翁少校赶忙说明，“陛下要见您。”

安东尼奥没有设法带枪。他早已料到：进入国家宫之前就会解除他的武装，不是把他送进四十一号监狱，就是半途把他扔下悬崖。不带枪也没关系。他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气，还知道仇恨给他增加的力量足以一拳打死暴君。正如前一夜他在誓言中说的那样，他反复思量了这个决心，决定坚决行动，尽管他知道在逃跑之前就会有人杀死他。只要能干掉这个毁灭了他和他的家庭生活的暴君，付出这个代价也值得。

从凯迪拉克下来以后，两位副官护送他走到元首办公室前，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副官们大概早就得到了必要的命令，门里刚一传出那不可能混淆的尖锐的一声“进来”，罗伯托•菲盖罗阿•加里翁和他的同伴就走开了，让他单独进去。由于面向花园的百叶窗是半关闭的，办公室里有些黑暗。大元帅坐在写字台后面，身穿一套安东尼奥回忆不起来的军装：白色半长军服上衣，有下摆，缀有金纽扣，胸口上方有金穗花饰，上面呈扇形挂着五颜六色的奖章和勋章；下身穿了一条浅蓝色的军裤，法兰绒的料子，有一道白色的裤线。看样子是要去参加什么军事仪式。台灯照在那张圆脸上，只见面

颊刮得干干净净，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小胡须是模仿希特勒式的（安东尼奥有一次听元首谈起过希特勒，元首不仅赞成希特勒的思想，还欣赏希特勒穿军装和检阅军队的方式）。安东尼奥刚一迈进房门就被元首那锐利的目光钉在原地不动了。特鲁希略仔细观察了一阵安东尼奥，然后开口道：

“我知道你以为是我下令杀死了达威托；你认为他的自杀是军情局上演的假戏。我派人叫你来就是要亲口告诉你：你错了！达威托是政府的人。他一向忠诚，是个特鲁希略主义者。我刚刚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共和国最高检察总长弗朗西斯科•埃尔比迪奥•贝拉斯领导。他们的权力很大，可以询问任何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如果自杀是个骗局，那制造者要受到惩罚。”

《公羊的节日》（68）

他不动声色、不假思索地说了这番话，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口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他对部下、朋友和敌人一贯的说话方式。安东尼奥纹丝不动地站着，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扑过去掐住这个伪君子的脖子，不给他求救的时间。特鲁希略好像要助他一臂之力似的站起来并且朝他走来，步伐缓慢而庄严。元首的黑皮鞋比打蜡的地板还要锃亮。

“我还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来这里调查那个什么墨菲之死。”元首口气依然尖锐地补充说，“这当然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美国佬能允许我们的警察去纽约、华盛顿或者迈阿密调查一个多米尼加人之死吗？让美国佬来吧！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有隐瞒！”

元首就站在一米左右的前方。安东尼奥无法抵抗特鲁希略那平静的目光，他不停地眨眼睛。

过了片刻，元首又补充道：“我要杀人的时候，手不发抖。治理一个国家有时就得染上鲜血。为了这个国家，我已经多次染上鲜血。但是，我是个讲道德的人。对忠诚的人，我会为他主持正义，不会派人杀害他。达威托是个忠诚的战士，是政府的人，是经过考验的特鲁希略主义者。所以，他在伦敦失手杀死路易斯•贝尔纳尔迪诺的时候，我冒着风险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达威托之死一定要调查明白。你和你的家族都可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元首转身，依然步伐稳重地走回写字台。为什么近在咫尺却不朝他扑过去呢？四年半过去了，他总是这样问自己。他并没有相信元首的鬼话。那番话是假戏的一部分，特鲁希略喜欢玩这套把戏。独裁政权常常给自己的罪行蒙上一层悲惨的假象，仿佛讽刺性的补充部分。那么，为什么不扑上去呢？不是因为怕死，在他承认的所有缺点中，从来没有怕死这一条。自从他上山起义，带着一支奥拉希奥派的小队伍与特鲁希略这个独裁者打游击以来，他就已经是在提着脑袋玩命了。那是一种比恐惧更为特别和难以确定的感觉：一种瘫痪，意志麻木、理

智麻木、自由思想麻木，这是那个衣冠楚楚、整洁得甚至有些荒唐、说话尖声尖气、目光具有威慑力的人，他那针对多米尼加无论穷富、无论有无文化、无论敌我的人们施加的麻醉力，让你站在那里不动，默默地、被动地听他胡说八道，孤零零地看着他做戏，而不能把扑上去干掉他的心愿变成行动，不能结束多米尼加已经变成群魔乱舞的这个历史时期。

“另外，为了证明政府认为德•拉•玛萨家族是个忠于祖国的家族，今天上午特别批准你修建圣地亚哥到银港的公路。”

《公羊的节日》（69）

元首又停顿下来，用舌头舔舔嘴唇，说了一句表示接见已经结束的话：

“这样，你可以帮助达威托的遗孀。可怜的阿尔塔戈拉西娅正处在困难时期。替我拥抱她！也拥抱你的父母！”

安东尼奥走出国家宫时的感觉仿佛比喝了一夜酒还要糊涂。那是他吗？是他亲耳听到了那个婊子养的说了那一番话吗？他真的接受了特鲁希略的那些说辞吗？甚至他真的接受了一笔交易吗？他真的接受了这盘施舍，用换来的几千比索去吞下苦水，变成了杀害达威托的同谋吗？对，你就变成了杀害弟弟的同谋！为什么你不敢骂他一句？为什么不敢对元首说：我很清楚，扔在我弟媳门前的尸体就是执行你命令的结果，如同此前你杀害墨菲一样？！你用你那善于演戏的手段策划了墨菲搞同性恋的把戏！还有达威托出于内疚而杀害墨菲的鬼话！

安东尼奥没有回莫卡老家，那天上午，不知为什么，他在维森特•诺布雷大街和巴塞罗那大街拐角处一家名叫红灯的舞厅停下了脚步。老板叫“疯狂的伏里亚斯”，正在组织跳舞比赛。他喝了无数的甜酒，晕晕乎乎中听到远处传来西沃内

特色的默朗格舞曲的歌词：“圣安东尼奥，心里装着胡安妮塔•摩莱尔、夜壶……”忽然，他毫无道理地要打舞厅乐队中摇沙球的队员。醉意蒙眬让他看不清目标，一拳打中了空气，结果轰然倒地，爬不起来。

一天后，他回到了老家莫卡，面色憔悴，衣裳肮脏不堪。家里

等着他的人有父亲堂维森特、弟弟埃尔乃斯托、母亲和他的妻子埃伊达，人人都是一副吓坏了的样子。还是他妻子首先颤抖着说道：

“到处都在传说特鲁希略让你修建圣地亚哥到银港的公路，这样就堵住了你的嘴巴。有好多人打电话来问这件事。”

安东尼奥听到埃伊达当着父母和弟弟的面就这样责备他，感到非常吃惊。埃伊达是多米尼加典型的贤妻良母，不多言，

乐于助人，吃苦耐劳，默默忍受丈夫的酗酒、乱搞女人、乱打架、夜不归宿……她总是好脸相待，给他以鼓励，急忙表示接受他肯于出口的道歉，在星期天的弥撒、忏悔和祈祷中为丈夫寻求安慰，以克服生活给丈夫带来的种种困难。

“我不能因为一个简单的表示就让他把我杀掉。”他说道，一面坐在堂维森特午睡的躺椅上。“我假装相信了他的解释，装成被他收买的样子。”

《公羊的节日》（70）

他感到疲惫不堪，因为妻子、弟弟和父母的目光在灼痛他的良心。

“那种情况下，我又能怎么办呢？爸爸，您别往坏处想。为给达威托报仇，我已经发过誓了。妈妈，我一定要为弟弟报仇！埃伊达，将来你一定不会为我感到羞愧的。我发誓。我再次发誓！”

誓言马上就要兑现了！十分钟内，也许一分钟内，载老狐狸每周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个卡奥瓦之家的雪佛兰就要出现了！根据事先周密安排的计划，这个杀害卡林德斯、墨菲、达威托、米拉瓦尔三姐妹以及成千上万多米尼加人的凶手就要落入弹雨之中了，射杀“公羊”的第一批子弹将是发自一个“公羊”的受害者，那就是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特鲁希略也杀害了他，但是其手段比之被枪毙、殴打和扔下悬崖喂鲨鱼更加凶残，时间更加漫长。“公羊”杀害他的办法是“钝刀子割肉”：一会儿割掉他的正直，一会儿割掉他的名誉，一会儿割掉他的自尊，一会儿割掉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一会儿割掉他的理想和希望，结果让他变成酒囊饭袋和行尸走肉，终日备受内疚的折磨，最终把他毁灭掉。

“我去活动一下腿脚。”他听到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道，“时间坐长了，双腿抽筋了。”

他看到“突厥”下了汽车，沿着公路边缘走了几步。他也像他一样感到着急不安吗？肯定是的。托尼•英贝特和阿玛迪多也一样。前面的人也一样。罗伯托•巴斯托里撒•内莱特、瓦斯卡尔•特哈达和佩德罗•里韦奥•塞德尼奥也同样着急不安。他们都惴惴不安地猜测着：一定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妨碍了“公羊”去幽会。特鲁希略跟安东尼奥还有旧账未了。“公羊”对这七个人都有伤害，对许多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安东尼奥的伤害最重，比如，参与策划的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就无法与他相比。他向车外看去，看见“突厥”在做有力的踢腿动作。他隐约

看到萨尔瓦多拿着一把手枪；又看到他回到汽车里来，在阿玛迪多身边坐下。

“好啦，如果‘公羊’不出来，那咱们就上波尼酒吧喝冰镇啤酒去！”听到萨尔瓦多这样说，他心里很痛苦。

《公羊的节日》（71）

自从那次打架以后，他和萨尔瓦多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两人曾经偶然在社交场合相遇，但是互相不招呼。那次决裂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当策划伏击事件很有进展的时候，安东尼奥鼓起勇气前往马哈马•甘迪大街二十一号，一直迈进萨尔瓦多家的客厅。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这样分散力量是没有好处的。”他这样说道，就算代替了问候。“你宰‘公羊’的计划是儿童游戏。你和英贝特应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组来。我们的计划进展顺利，肯定不会失败的。”

萨尔瓦多盯着他的眼睛，一言不发。他没有任何敌意，也没有要把他赶走的意思。

安东尼奥进一步解释道，一面压低了声音：“我有美国佬的支持。我跟大使馆商量细节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胡安•托马斯•迪亚斯也跟美国领事迪尔伯恩手下的人谈过了。美国给我们提供枪支弹药。我们的几个司令长官也表示了承诺。你和托尼应该加入到我们小组来。”

“突厥”终于开口道：“我们是三个人。几天前，阿玛迪多•加西亚•盖莱罗也加入进来了。”

两人言归于好，尽管非常勉强。这几个月来，他俩没有发生过争吵，与此同时，暗杀特鲁希略的计划由于美国佬的犹豫不决而一改再改，每天、每周、每月都在改动方式和日期。美国大使馆最初答应的一架飞机和大量武器到最后减少到三枝步枪，不久前，由安东尼奥的朋友、温比超市的老板罗伦佐•贝利转交过来。知道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特鲁希略城的特工，安东尼奥着实吃了一惊。和“突厥”虽然还是友好地见面（唯一的话题就是不断地改变计划），但是再也没有几年前那种兄弟般的交往、开玩笑、谈心，没有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流了。安东尼奥知道，反之，在“突厥”、英贝特和阿玛迪多之间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交流。自从打架以后，他就被排除到这种亲密关系之外了。这笔账也应该算到“公羊”头上：他永远地失

去了一个好朋友。

《公羊的节日》（72）

这辆车里的三个伙伴，还有前面另外三个伙伴，都不如他了解这个暗杀计划。他们有可能会怀疑还有其他同谋，但是如果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导致他们落入乔尼•阿贝斯•加西亚手中，就算特工把他们送进四十一号监狱，对他们酷刑拷打，无论萨尔瓦多、英贝特、阿玛迪多，还是瓦斯卡尔、巴斯托里撒、佩德罗•里韦奥都不可能把其他人牵连进来。不会牵连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也不会牵连路易斯•阿米阿玛•迪奥和其他两三个人物。这六个伙伴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在这些人物中，有政府的高层领导，比如，布博•罗曼这个政权的二号人物、武装部队司令。这六个伙伴也不知道还有无数的部长、参议员、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员了解这项暗杀计划，也曾经参加准备工作，或者间接了解并表示一旦宰掉“公羊”，他们愿意共同重建政治制度，消灭特鲁希略主义的一切残余势力，实行开放政策，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内外秩序，防止共产党人介入，号召全民大选。这类人里就有共和国理论上的总统巴拉格尔。那么到最后多米尼加共和国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民选政府、新闻自由、公民合法权利的正常国家了吗？安东尼奥叹了一口气。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可是至今不敢相信有那一天。实际上，他是唯一全面掌握这个网络上的人物和细节的人。有很多次，当那毫无希望的秘密谈话在进行时，当已经做完的计划又被推翻而必须另起炉灶时，他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是一只蜘蛛，正处于他自己吐丝结成的迷宫中央，这些网丝把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物束缚在一起。他是唯一了解大家的人。只有他才知道每个人承诺到了什么程度。人可真不少啊！如今，他都记不起总数有多少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居然没有人去告密来破坏这个暗杀计划，这真是奇迹！或许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缘故，萨尔瓦多就是这样认为的。预防措施也起了作用，除去唯一的目的，大家都不知道实现这一目的的时

间、地点和方式。知道今天晚上有七个人在这里等待“公羊”的不会超过三四个人，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七个人用什么手段处决“公羊”。

他是唯一掌握全部情况的人，这给他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万一他落入乔尼•阿贝斯之手，那么军情局就有可能猜出其他人来。他决心不让敌人活捉，一定要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他还事先采取措施，把氰化钾装进了鞋后跟，这是莫卡老家一家药房给他配制的，以为他要毒死一条野狗，因为这头畜生总是来庄园的鸡场捣蛋。不能让敌人活捉，不能让乔尼•阿贝斯高兴地看到他坐到电椅上去。只要特鲁希略一死，那消灭军情局长就是一件真正令人快活的事情了。自告奋勇去抓军情局长的人会多得很。有可能他一听说元首毙命马上就会逃走。应该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他知道人们是多么恨乔尼，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报仇。不仅反对派的人这样说，就连部长、参议员和军人都公开说要报仇。

安东尼奥又点燃了一支烟，咬紧烟头猛吸了一口，借以宣泄心中的焦虑。公路上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有好大一阵工夫，无论哪个方向都没有卡车或者汽车通过。

实际上，他想--一面从鼻孔和口中吐出香烟--以后的事情是无所谓的。关键的问题是眼前。只要一看到“公羊”死，他就可以知道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就可以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

“这个坏蛋老是不来，真他妈的！”坐在他旁边的托尼•英贝特愤怒地骂道。

COAY Books